

偶结海棠社

(红楼梦之十八)



偶结海棠社

(红楼梦之十八)

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春风 郑琳

绘画 周永生 刘建萍

惠林书局：女学士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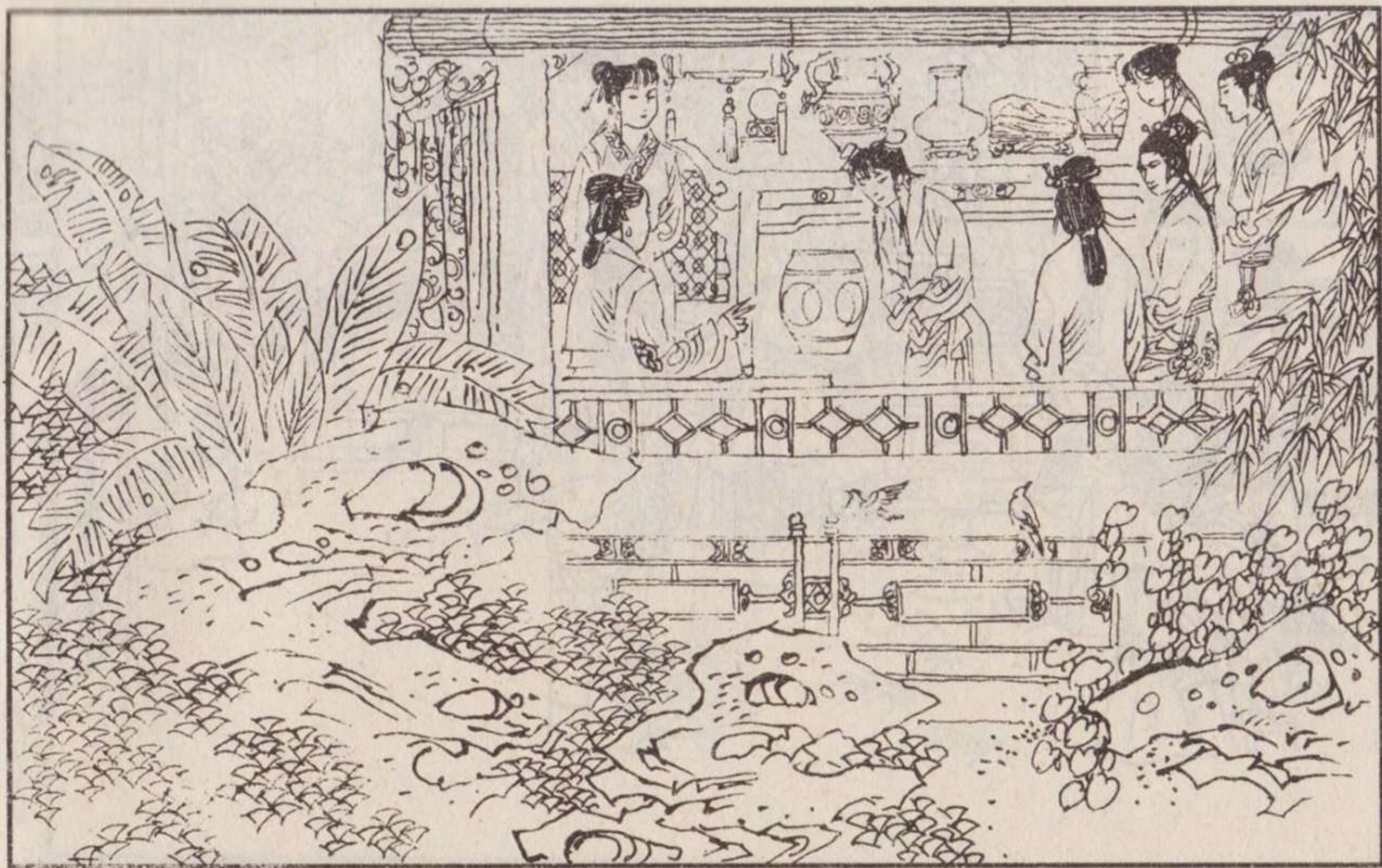
E书制作：谁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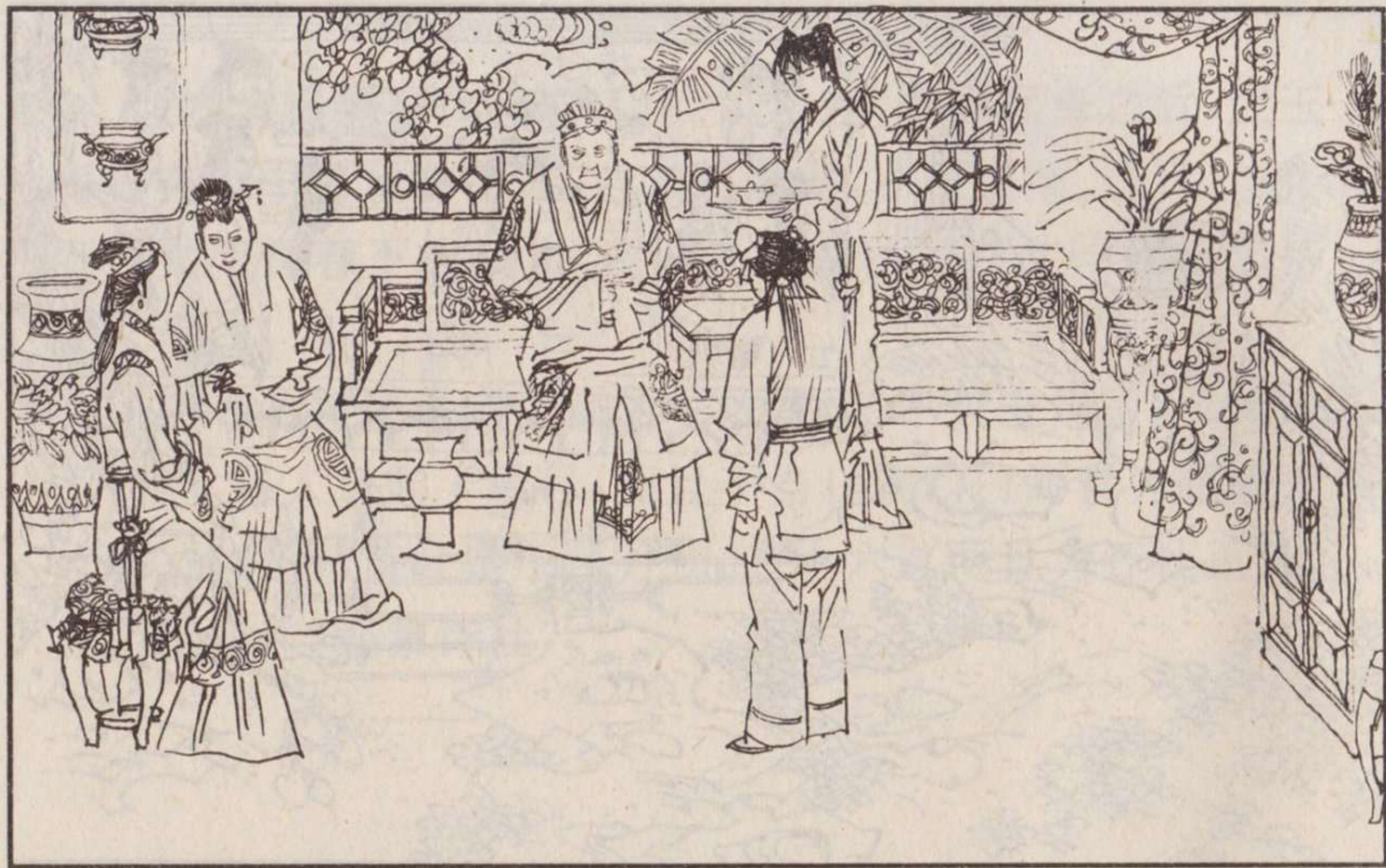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贾政被皇上点了学差，奉旨起身之后，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游荡，真把光阴虚度，岁月空添。这日，忽接到三姑娘探春下的帖儿，邀请众人到秋爽斋共同商议起诗社之事。

探春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，不仅立定了社，又定了罚约，各人又起了雅号，而且于当日就以白海棠为题先开一社。从此后，诗社定于每月初二、十六这两日为开社正日，社名就叫作“海棠诗社”。

封面设计：江 冉



1. 却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，见宝玉一日好一日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，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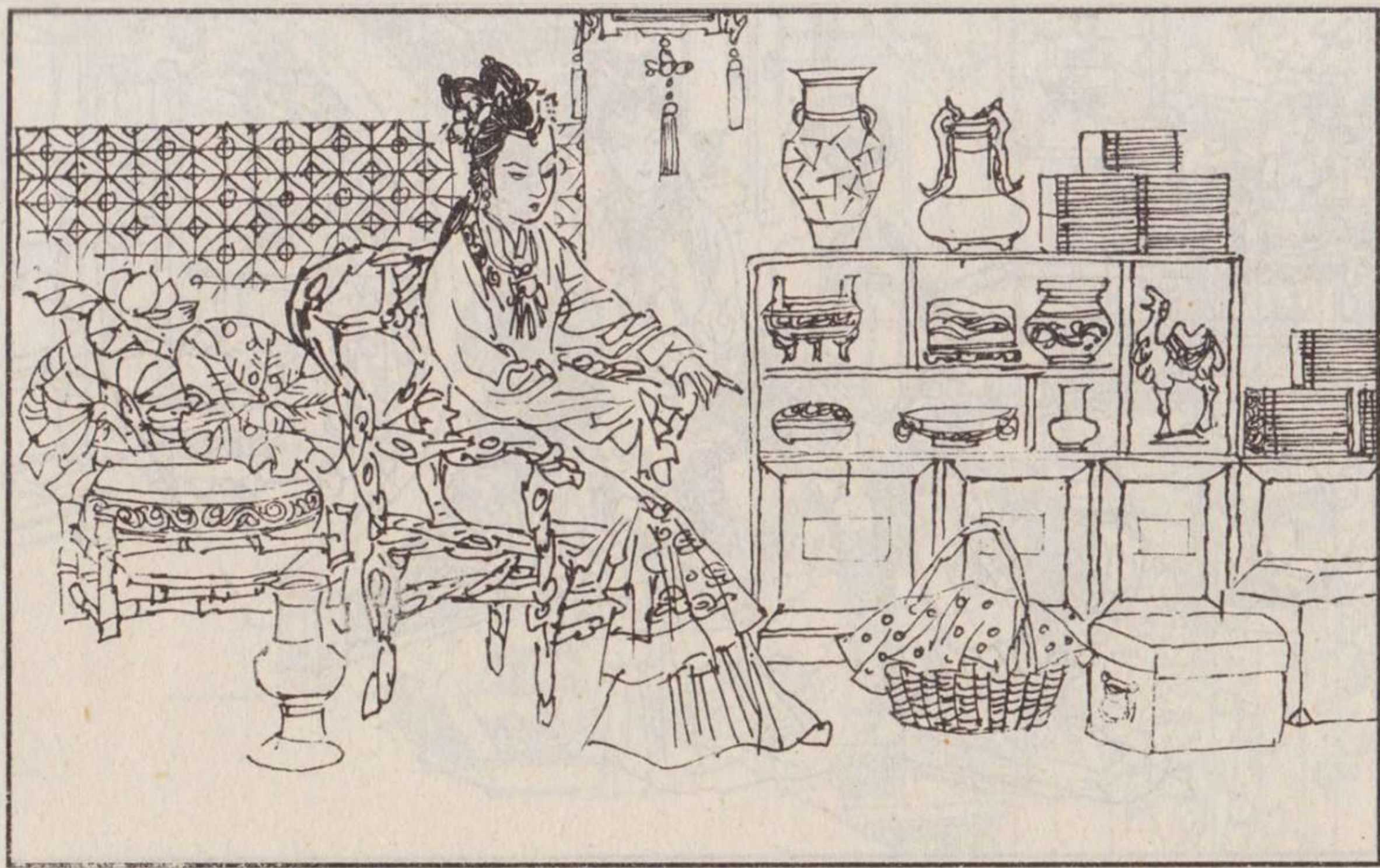
2. 贾母吩咐道：“以后倘有会人待客的事，老爷要叫宝玉，你就说我说的：一则打重了，得着实休养几个月才走得；二则他的星宿不利，过了八月，才许出二门。”那小厮头儿领命而去。



3. 那宝玉素日本就懒得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，今日得了这句话，越发得了意，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，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。不过每日一清早，要到贾母、王夫人处去走走就回来了。



4. 宝玉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，竟也得十分消闲日月。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，反生起气来，只说：“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，也学得钓名沽誉，入了国贼禄鬼之流！”众人见他如此疯颠，也都不向他说正经话了。



5. 且说王凤姐自见金钏儿死后，忽见几家仆人常来孝敬她些东西，又不时地来请安奉承，自己倒生了疑惑，不知何意。这日又有人来孝敬她东西。



6. 晚间无人时，她笑问平儿。平儿冷笑道：“我猜他们的女儿，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，如今太太屋里有四个大的，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例，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只几百钱。如今金钊儿死了，必定他们要弄这一两银子的巧宗儿呢。”



7. 凤姐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倒是你提醒了我。这可是他们自寻的，送什么我就收什么，横竖我有主意。”凤姐安下这个心，所以只管耽延着，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，然后方回王夫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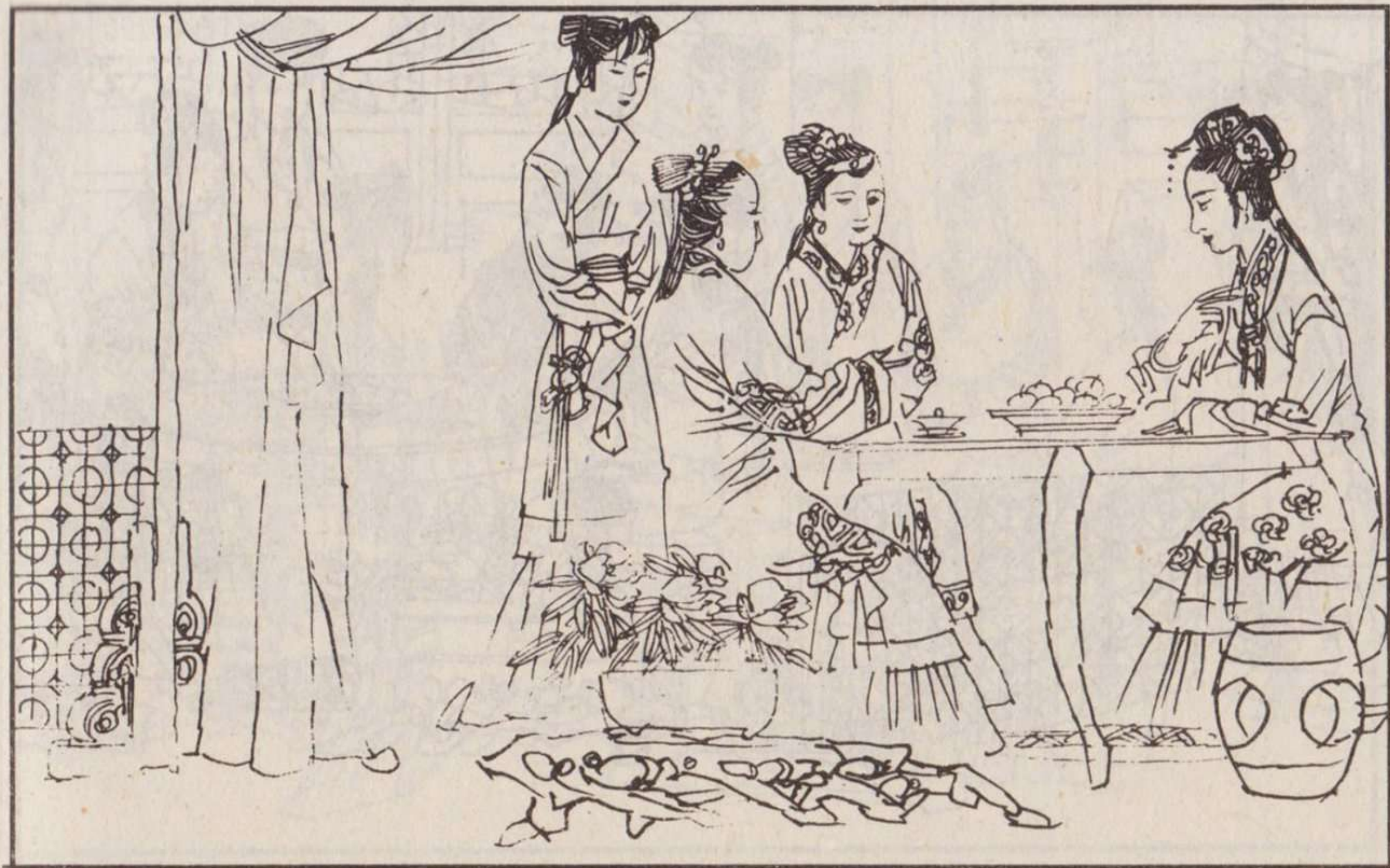
8. 这日午间，薛姨妈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，大家吃西瓜。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道：“自从玉钏儿的姐姐死了，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，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，就吩咐了，下月好发放月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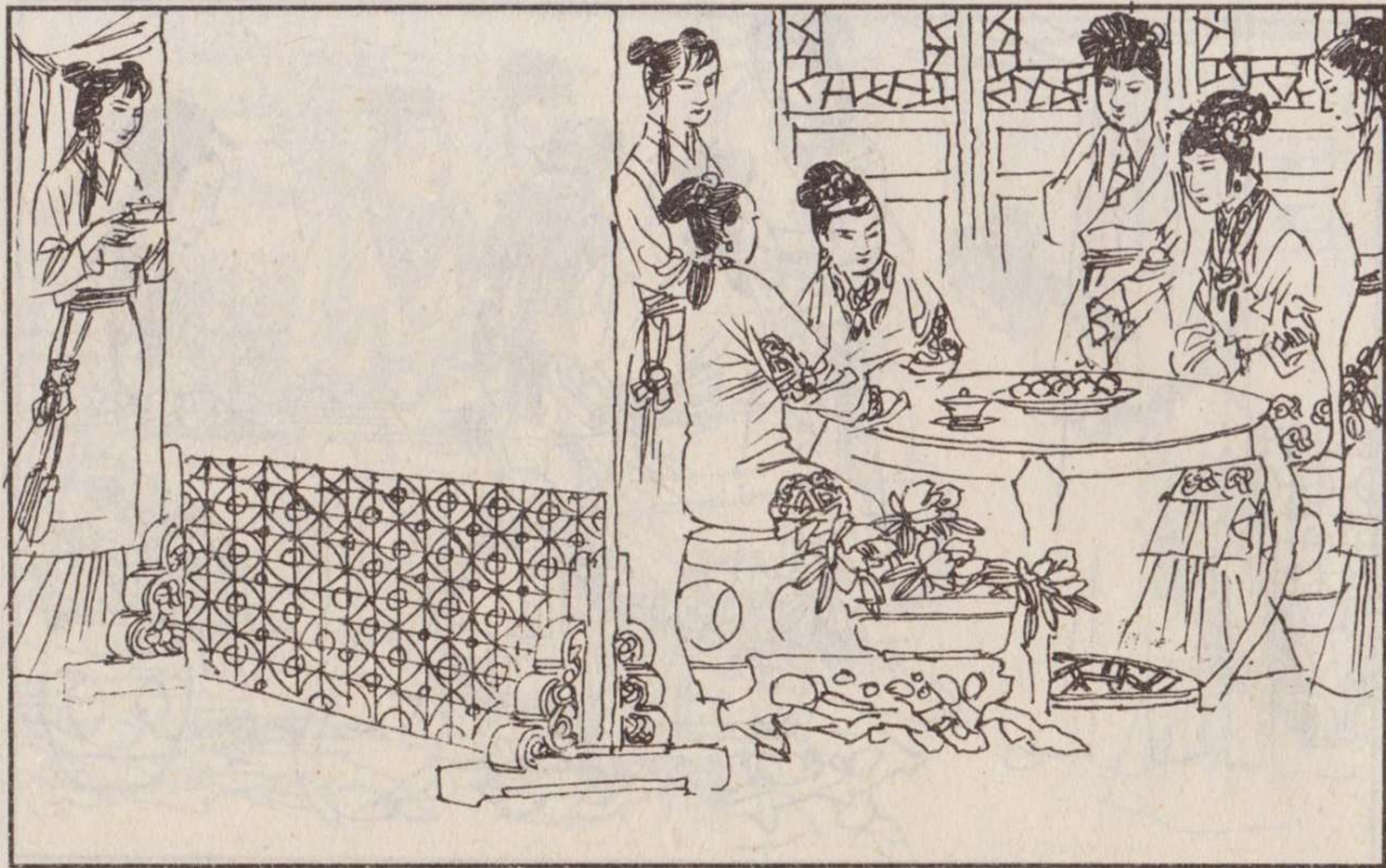
9. 王夫人想一想道：“依我说，够使就罢了，竟可以免了吧。”
凤姐笑道：“论理，太太说的也是。只是按旧例，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。太太倒不按例了？况且省下一两银子，也有限的。”



10. 王夫人听了,又想一想,道:“不用补人,就把这一两银子给玉钏儿吧。她姐姐服侍了我一场,没个好结果,剩下她妹妹跟着我,吃个双分子也不为过。”凤姐答应着,回头望着玉钏儿笑道:“大喜,大喜!”玉钏儿过来磕了头。



11. 王夫人又问道：“正要问你：如今赵姨娘、周姨娘的月例多少？”凤姐道：“那是定例，每人二两。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，共是四两；另外四串钱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月月可都按数给他们？”凤姐见问得奇，忙道：“怎么不按数给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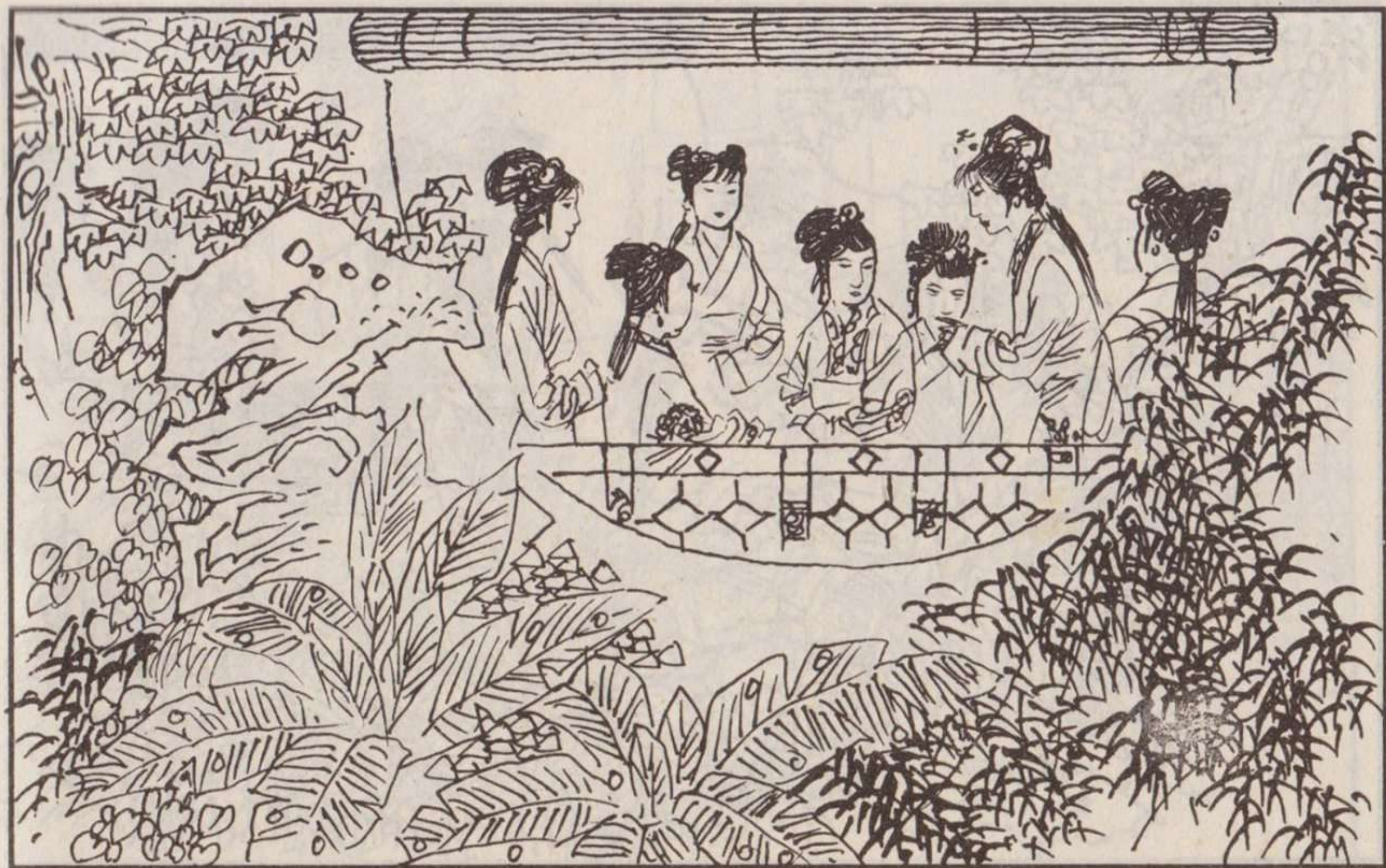
12. 王夫人道：“前儿恍惚听见有人抱怨，说短了一串钱，是什么原故？”凤姐忙笑道：“姨娘们的丫头月例，原是人各一吊钱。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，姨娘们每位丫头，分例减半，人各五百钱。这也抱怨不着我，是他们外头扣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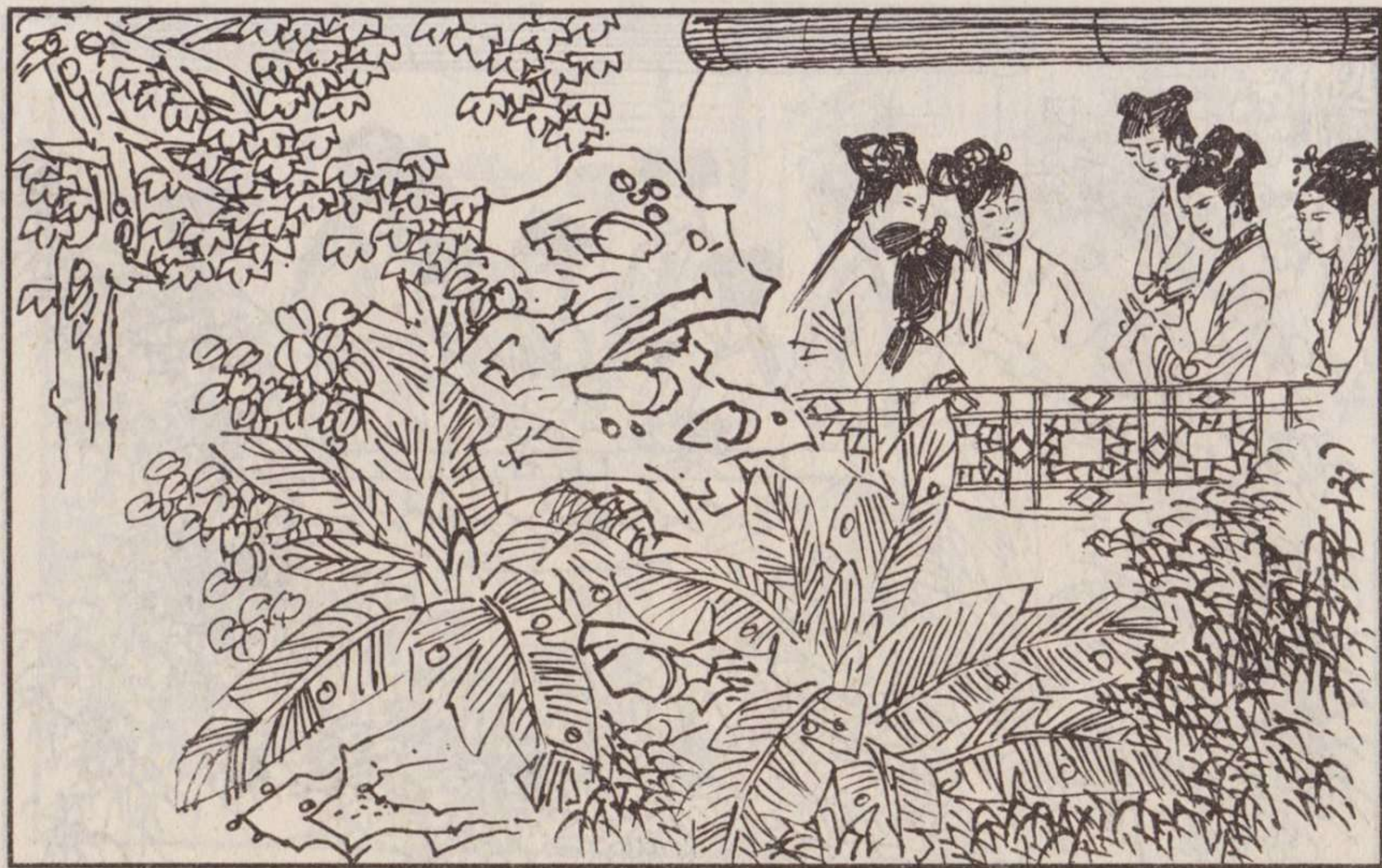
13. 王夫人停了半晌，又问：“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？”凤姐道：“八个。如今只有七个，那一个是袭人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，袭人还算老太太房里的人。”



14. 凤姐笑道：“袭人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。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，裁了这一两银子，断乎使不得；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，这个还可以裁她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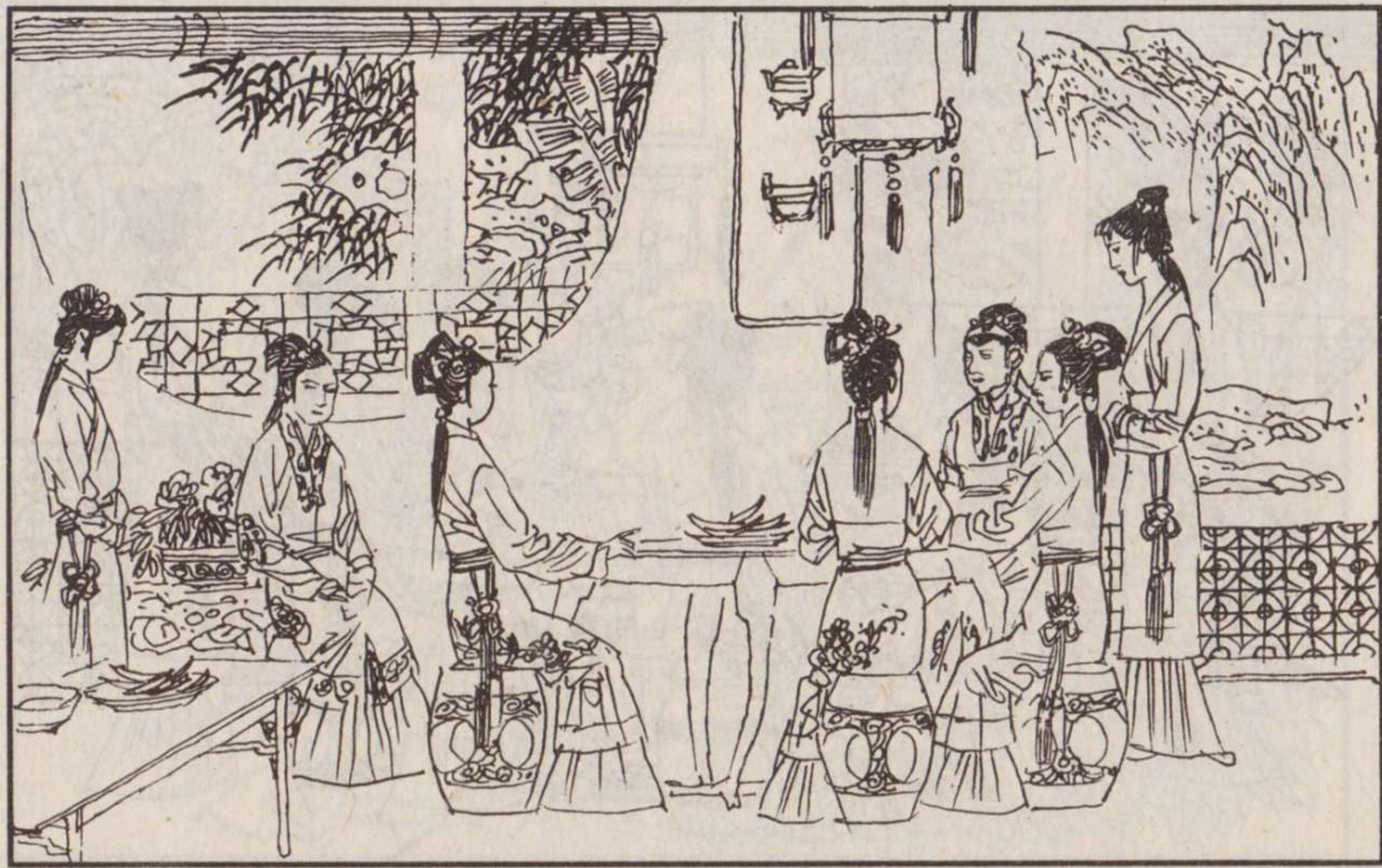
15. 凤姐又道：“若不裁她的，须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，才公道均匀。就是晴雯、麝月等七个大丫头，每月人各月钱一吊，佳蕙等八个小丫头们，每月人各月钱五百，还是老太太的话，别人也恼得气不得呀。”



16. 薛姨妈笑道：“凤丫头的嘴，像倒了核桃车子似的，只听她的账也清楚，理也公道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姑妈，难道我说错了不成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说的何尝错，只是你慢些说，岂不省力？”



17. 王夫人想了半日，向凤姐道：“明儿挑一个丫头送去老太太使唤，补袭人，把袭人的一分裁了。从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，给袭人去。”



18. 凤姐笑推薛姨妈道：“姑妈听见了？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。”王夫人又道：“以后凡有赵姨娘、周姨娘的，也有袭人的。只是袭人的这一分，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，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。”



19. 薛姨妈道：“早就该如此！她的那一种行事大方，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，实在难得。”王夫人含泪说：“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？比我的宝玉强十倍！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，能够得她服侍一辈子，也就罢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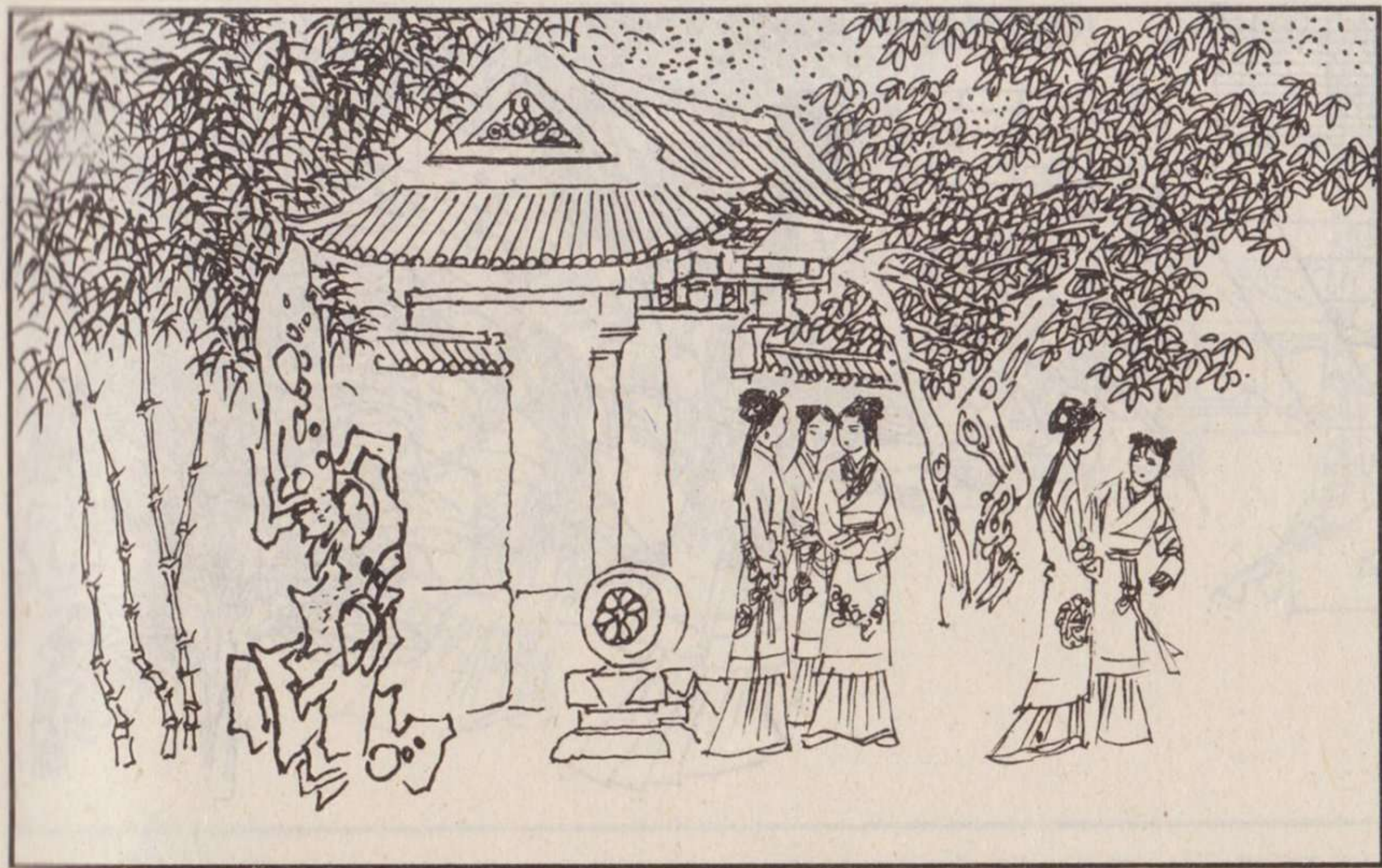
20. 凤姐道：“既这么样，就开了脸，明放在屋里，岂不好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不好！一是老爷不许；二是那宝玉见袭人是他丫头，倒能听她的劝，如今做了跟前人，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。等过二三年再说吧！”



21. 说毕，凤姐见无话，便转身出来，刚至廊檐下，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她回事呢。见她出来，都笑道：“奶奶今儿回什么事，说了这半天？”凤姐告诉众人道：“太太把三百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，难道我不说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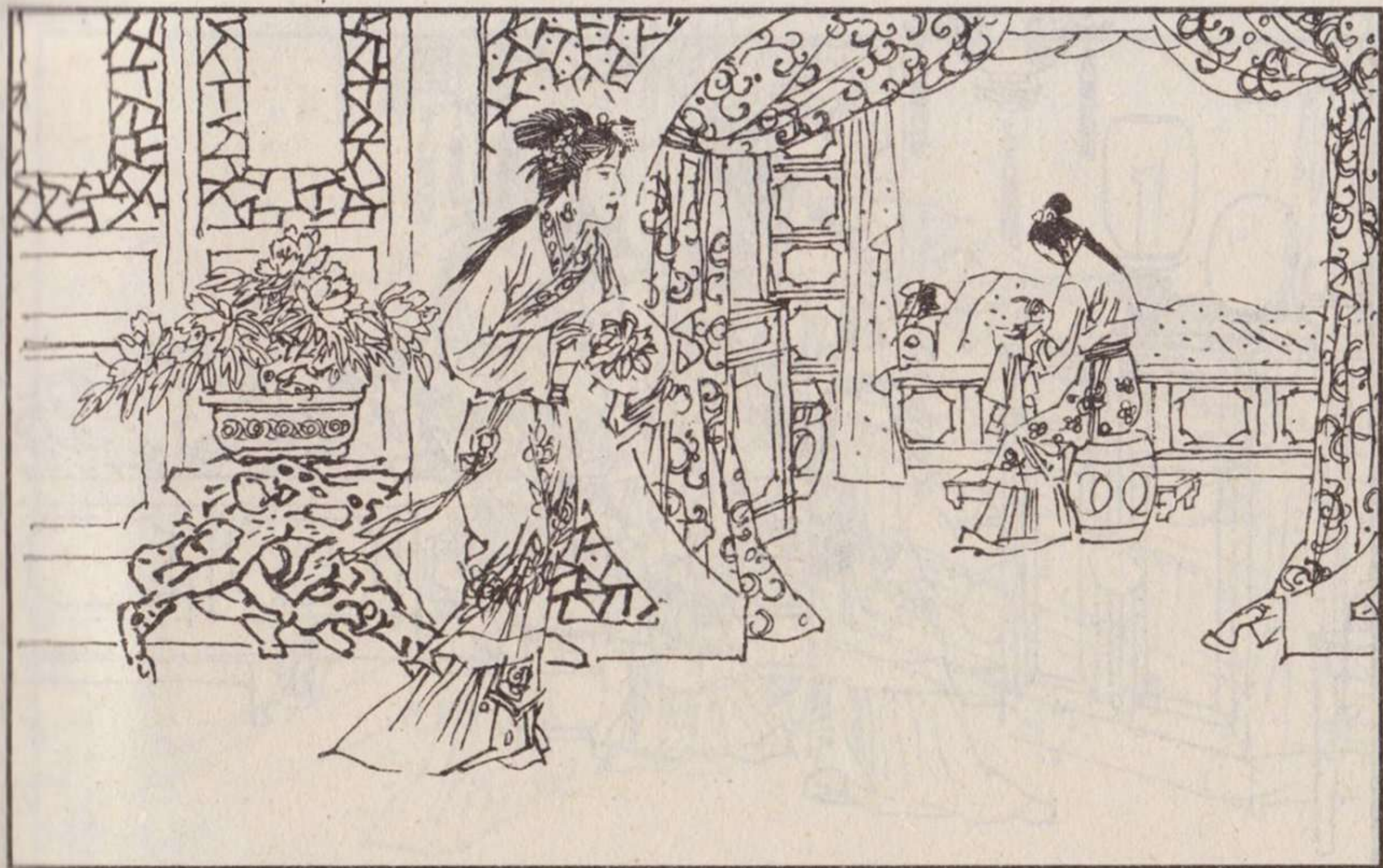
22. 凤姐把袖子挽了挽，冷笑道：“我从今后，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。抱怨给太太听，我也不怕！不得好死下作东西们，如今裁了丫头的钱，就抱怨了咱们！也不想一想自己，也配使三个丫头！”一面骂，一面去回贾母话去。



23. 这里薛姨妈等吃毕西瓜，又说了一回闲话，方各自散去。宝钗与黛玉等回至园中，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，黛玉说她立刻要洗澡，便各自散了。



24. 宝钗独自行来，顺路进了怡红院，意欲寻宝玉去谈讲，以解午倦。不想一入院中，雅雀无闻，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。



25. 宝钗便顺着游廊，来至房中，外间床上横三竖四，都是丫头们睡觉。来至宝玉的房内，只见宝玉在床上睡着了，袭人坐在身旁，正在做针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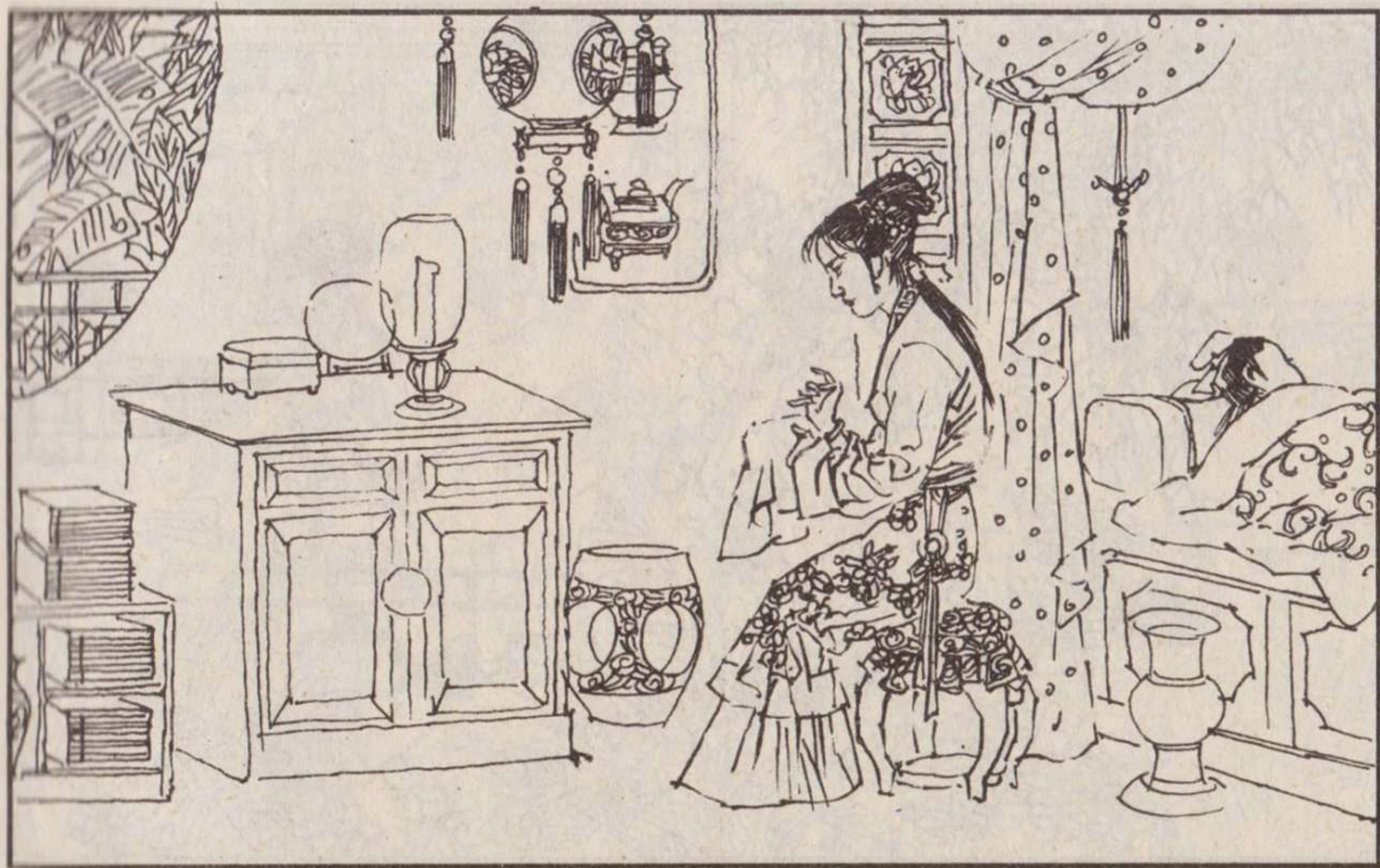
26. 宝钗走近前来，瞧她手里的针线，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，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。袭人猛抬头见是宝钗，忙放针线起身，悄悄笑道：“姑娘来了！我倒不防，吓了一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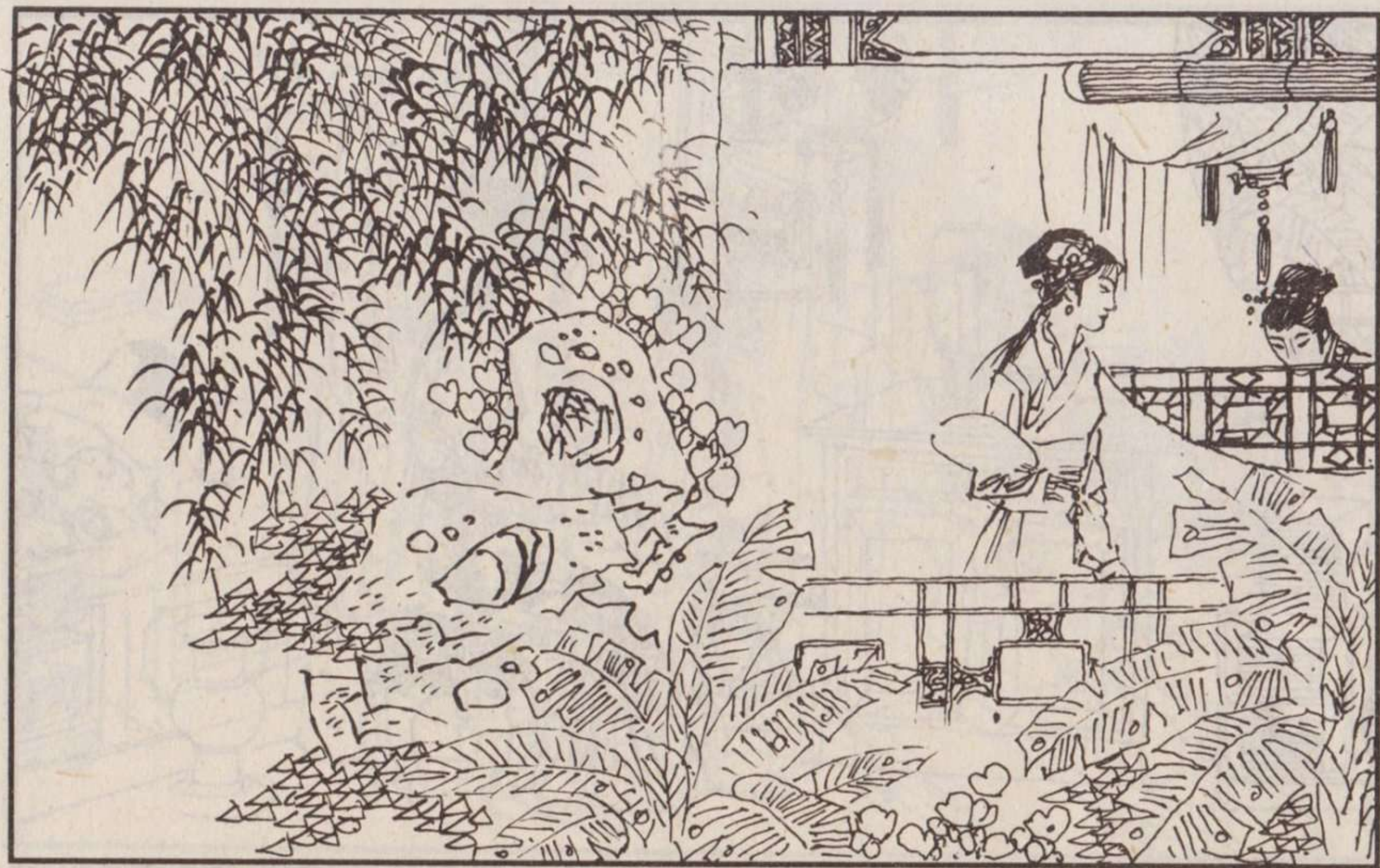
27. 宝钗称赞道：“哎哟！好鲜亮活计！这是谁的，也值得费这么大工夫？”袭人向床上努嘴儿。宝钗笑道：“这么大了，还带这个？”袭人笑道：“如今天热，睡觉都不留神，哄他带上了，便是夜里纵盖不严些儿，也就罢了。”



28. 宝钗笑道：“也亏你耐烦！”袭人道：“今儿做的工夫大了，脖子低得怪酸的。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来。”说着，就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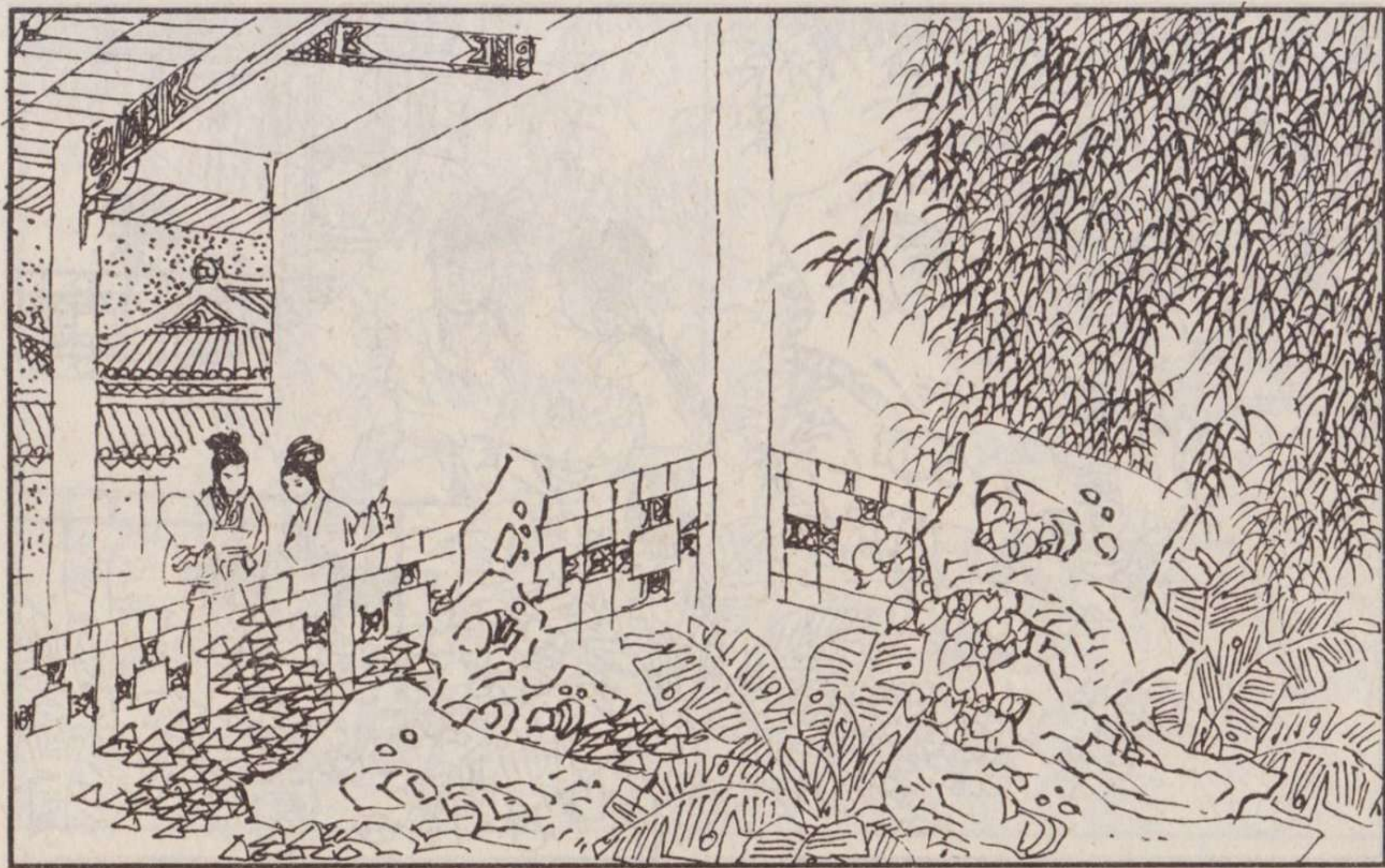
29. 宝钗只顾看着活计，便不留心，一蹲身，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那个所在。因又见那个活计实在可爱，不由得拿起针线，替她作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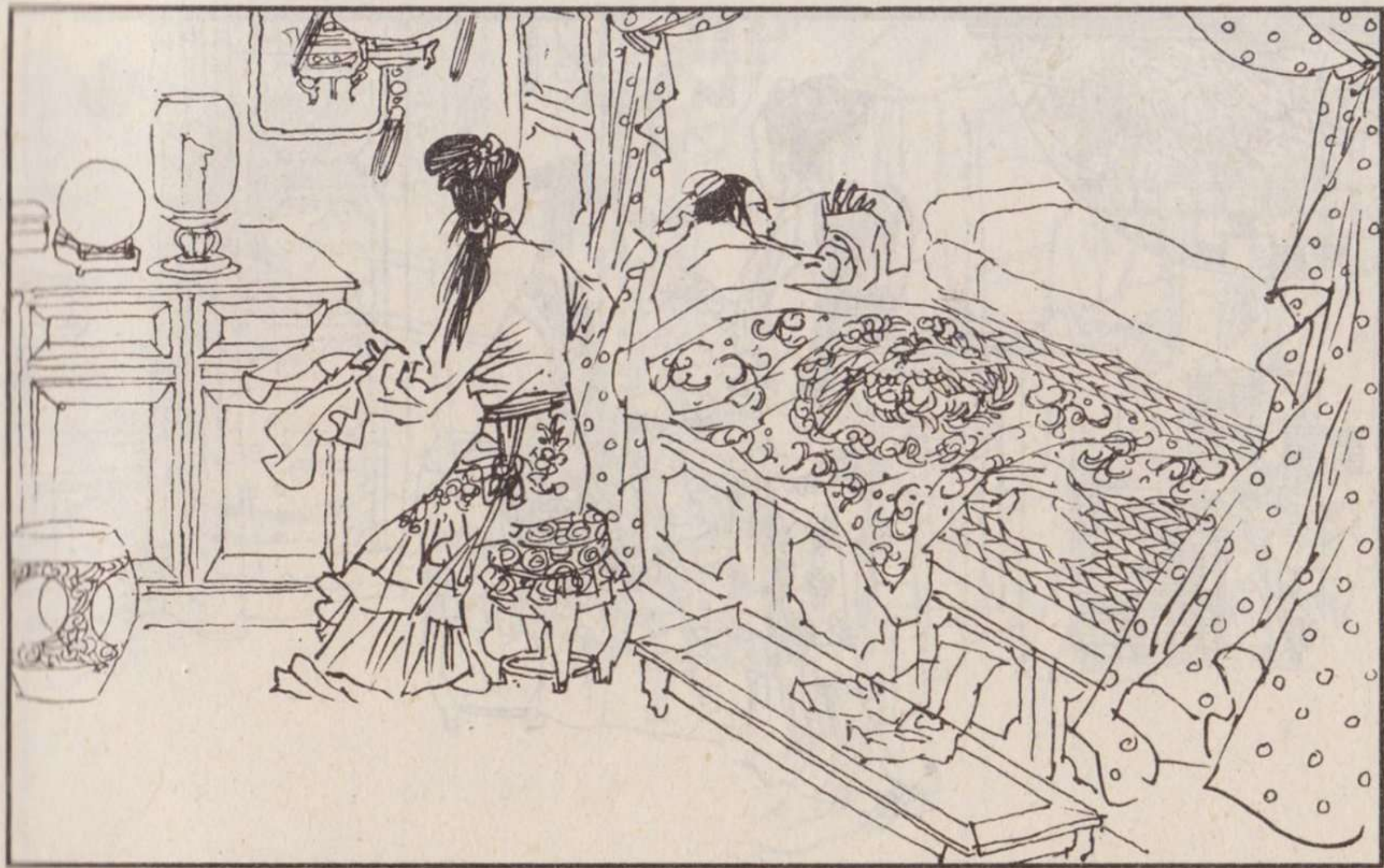
30. 不想黛玉因遇见湘云，约她来与袭人道喜。二人来至院中，湘云便转身到厢房里去找袭人。黛玉却来至窗外，往里一看，只见宝玉睡着在床上，宝钗却在身旁做针线，旁边放着蝇刷子。



31. 黛玉见了这个景儿，连忙把身子一藏，手抿着嘴，不敢笑出来，招手儿叫湘云。湘云只当有什么新闻，也忙来一看，也要笑时，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她厚道，便忙掩住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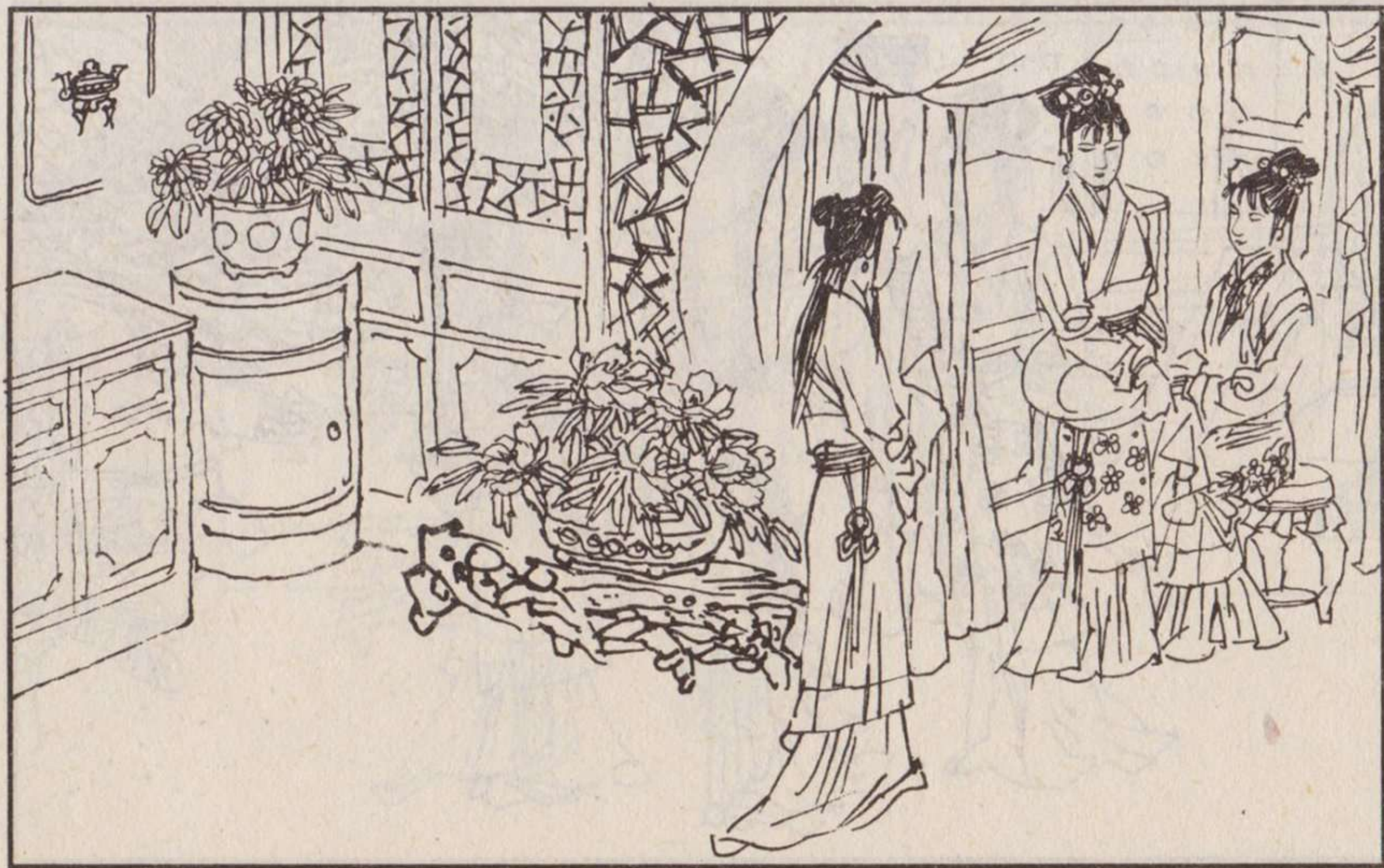
32. 湘云知道黛玉口里不让人，怕她取笑，便忙拉过她来，道：“走吧。我想起袭人来，她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，咱们那里找她去。”黛玉心下明白，冷笑了两声，只得随她走了。



33.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，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，说：“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？什么是‘金玉姻缘’？我偏说是‘木石姻缘’！”薛宝钗听了这话，不觉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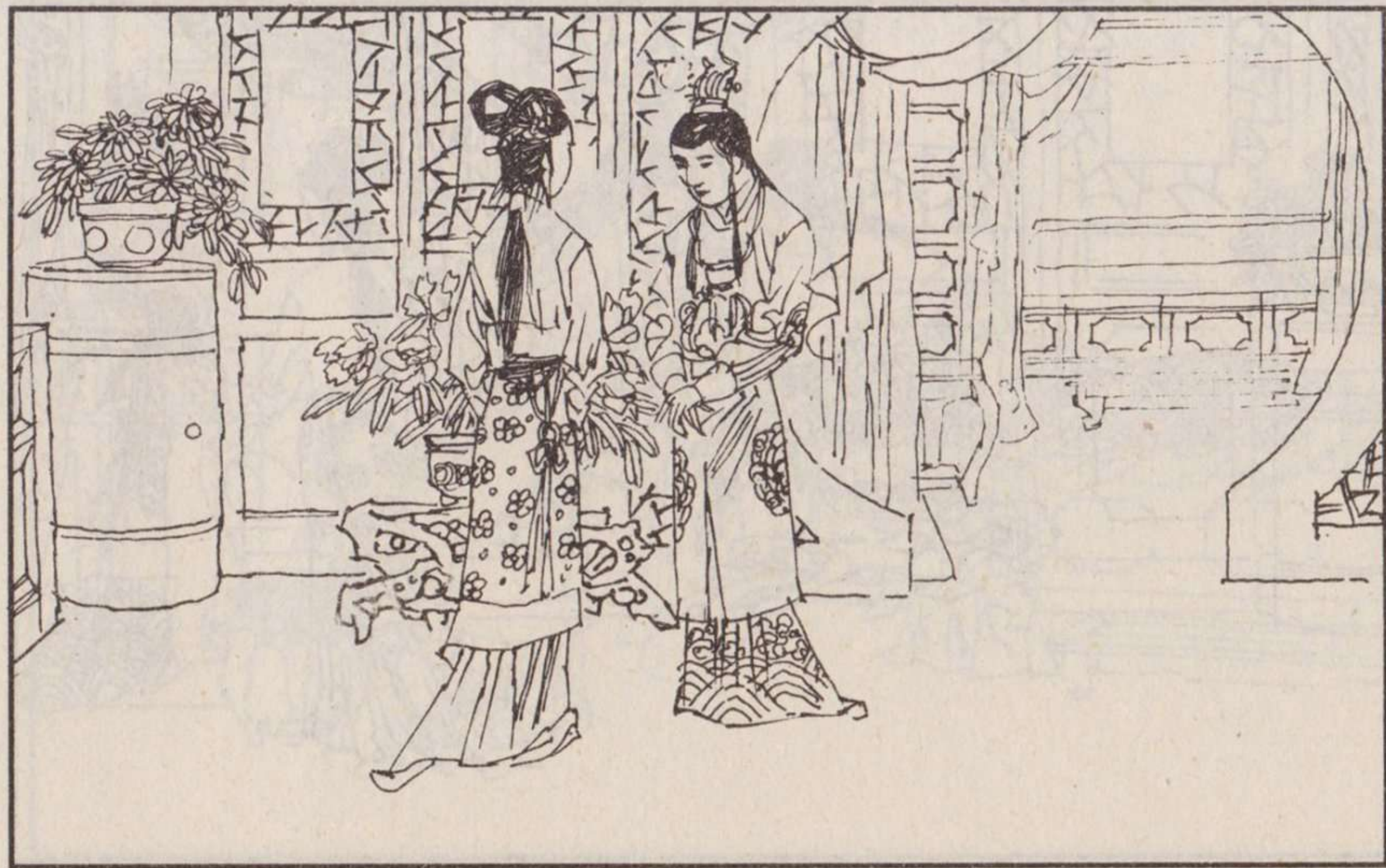
34. 忽见袭人走进来，笑道：“还没有醒呢？”宝钗摇头。袭人又笑道：“我才碰见林姑娘和史大姑娘，她们可曾进来？”宝钗道：“没见她们进来。她们没告诉你什么？”袭人红了脸，笑道：“总不过是她们那些玩话，有什么正经说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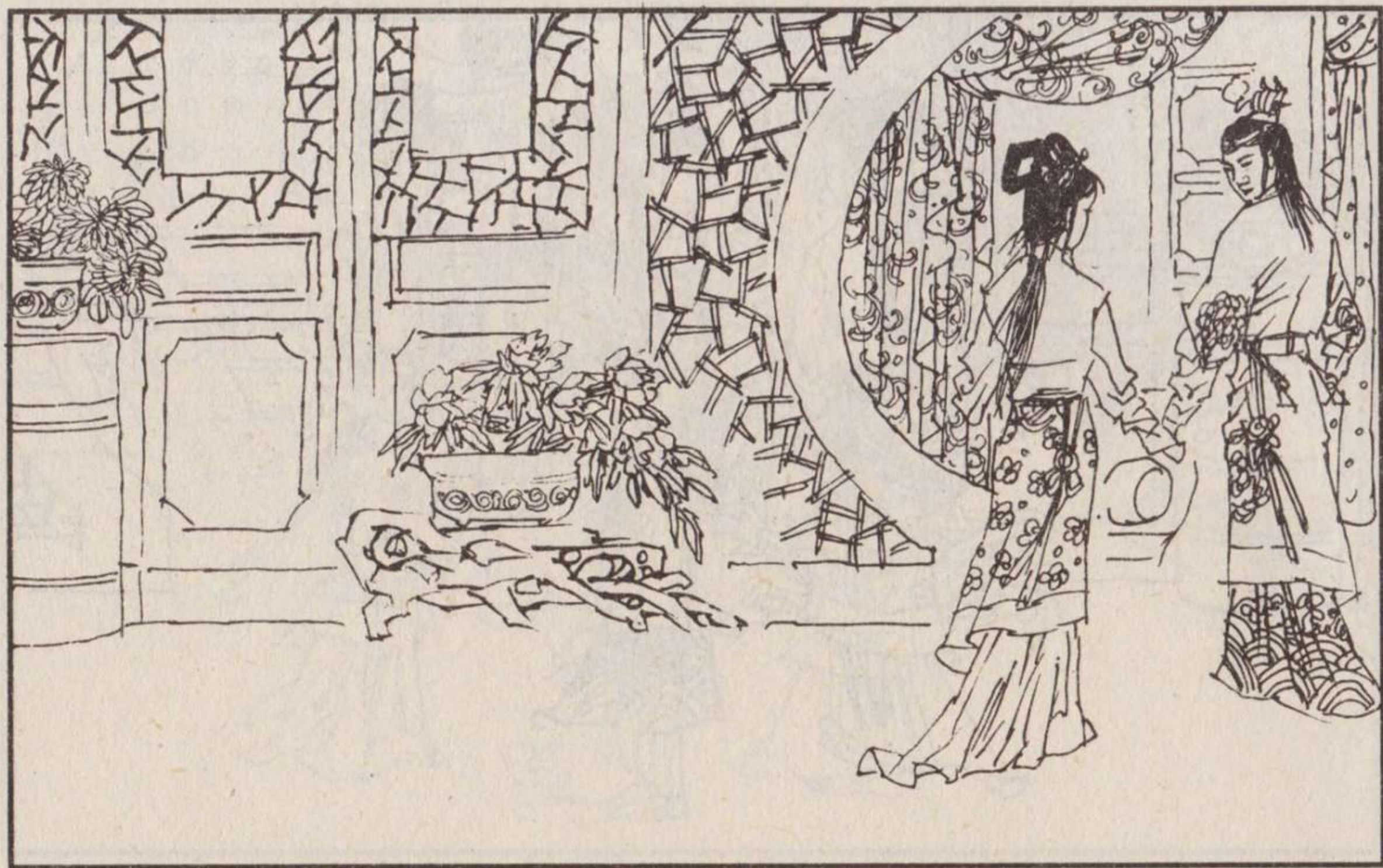
35. 宝钗笑道：“今儿她们说的可不是玩话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你又忙忙地出去了。”一句话未完，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。宝钗笑道：“就是为那话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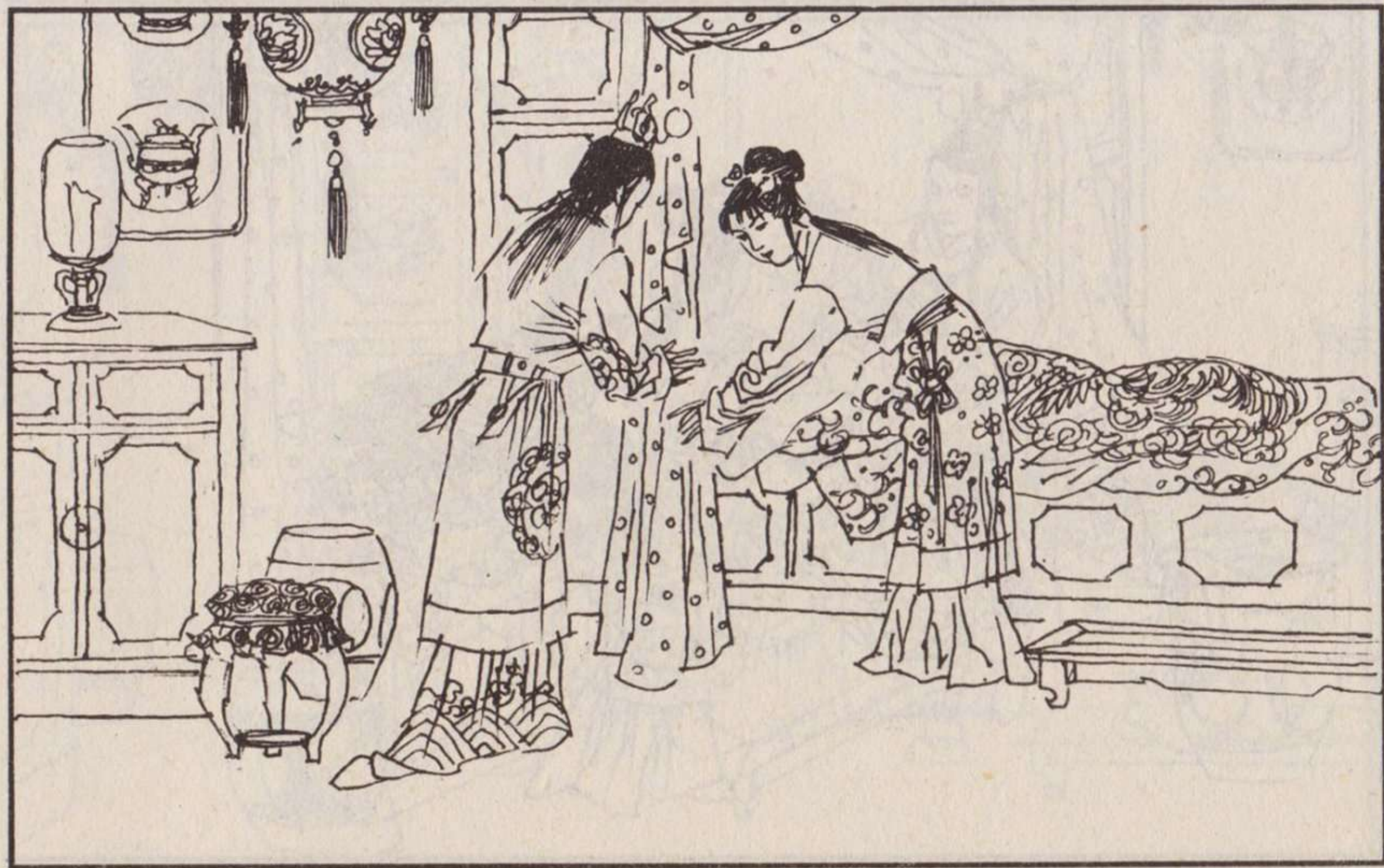
36. 袭人只得唤起两个丫头来，同着宝钗出怡红院，自往凤姐这里来。果然是告诉她这话，又叫她与王夫人磕头，且不必去见贾母，倒把袭人搞得不好意思。



37. 袭人见过王夫人，急忙回来，宝玉已醒了，问起原故，袭人且含糊答应。至夜间人静，袭人方告诉了宝玉。



38. 宝玉喜不自禁，又向她笑道：“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！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，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，还说那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唬我。从今以后我看谁来敢叫你去？”



39. 袭人冷笑道：“你倒别这么说。从此以后，我是太太的人了，我要走，只回了太太就走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就算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去了，叫别人听见，你也没意思。”



40. 袭人笑道：“有什么没意思？难道强盗贼我也跟着吗？再不然，还有一个死呢！人活一百岁，横竖要死，这口气没了，听不见，看不见，就罢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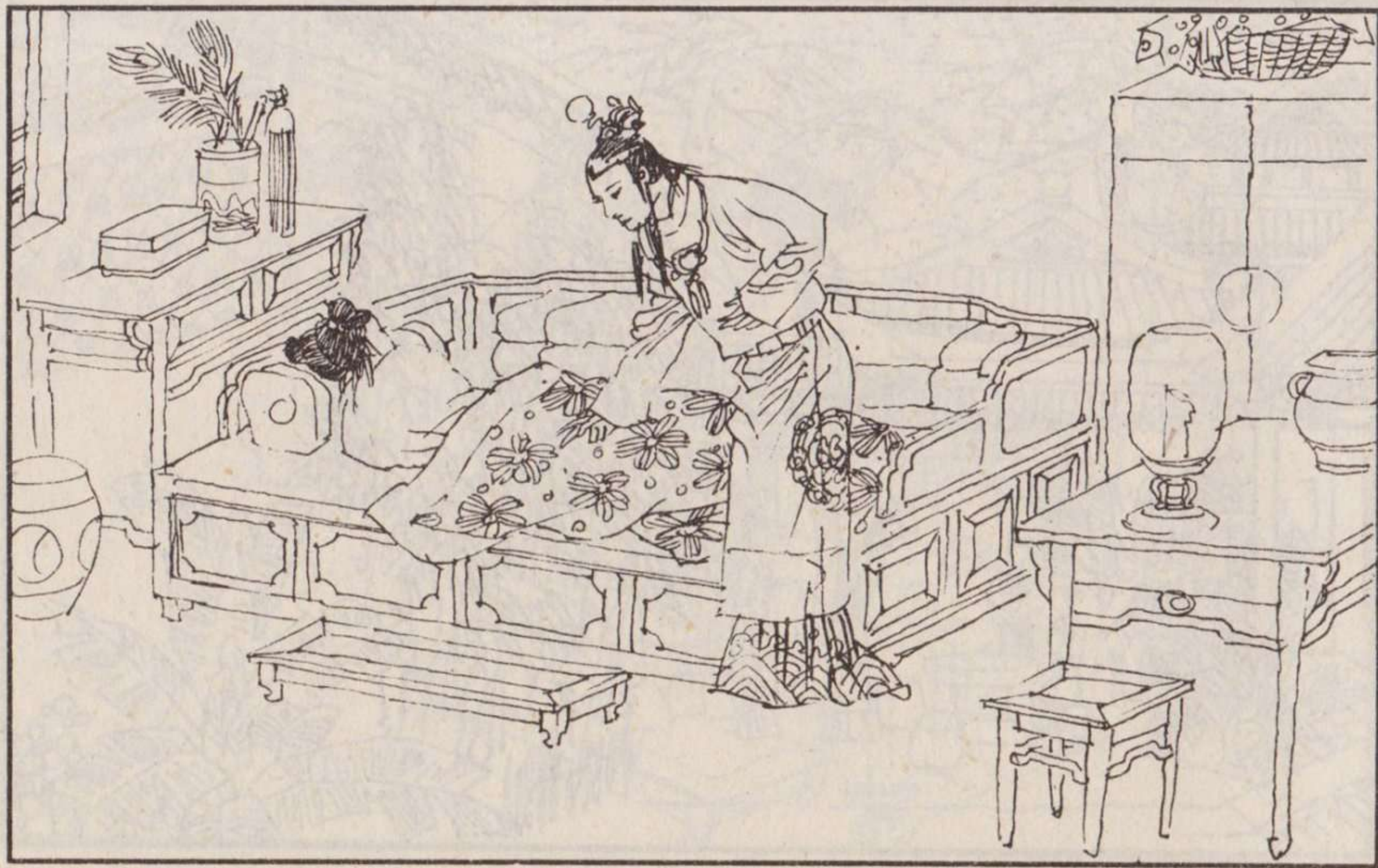
41. 宝玉听见这话，便忙捂她的嘴，说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！不用你说这些话了。”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，听见奉承吉利话，又厌虚而不实；听了这些近情实话，又生悲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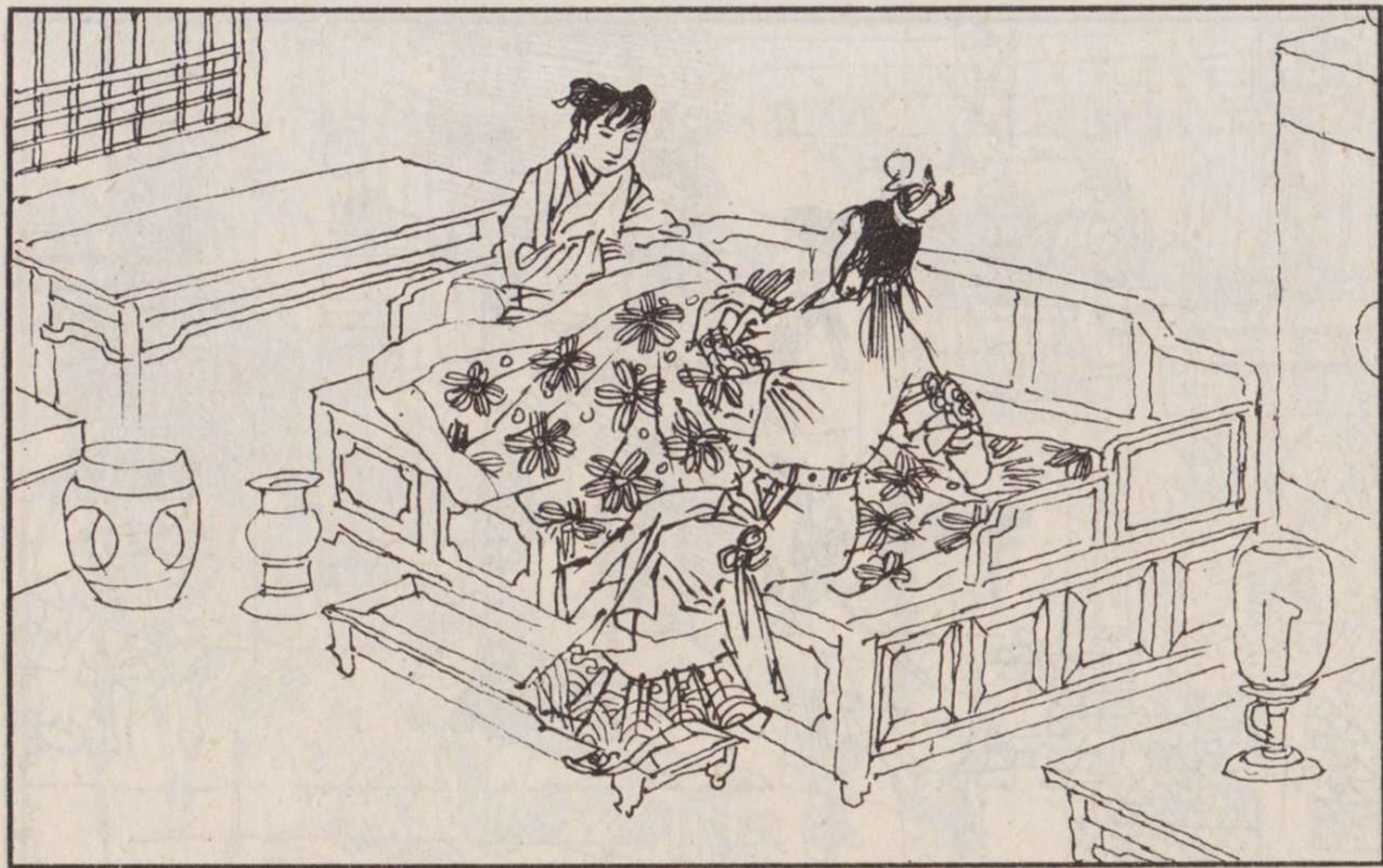
42. 袭人连忙笑着，用话截开，只拣那宝玉素日喜欢的春花秋月话儿来说；再谈及粉淡脂红，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。直至宝玉合眼睡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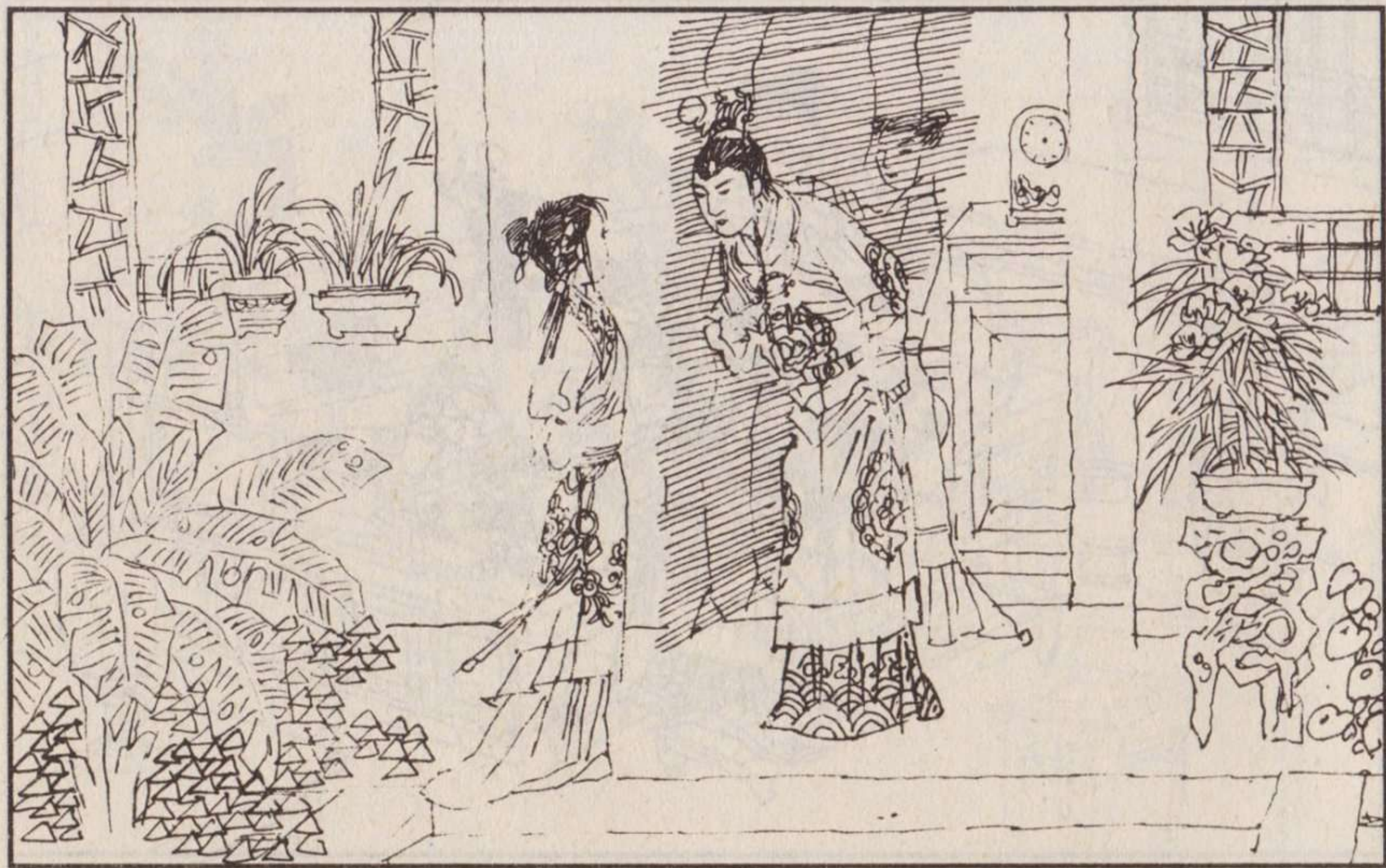
43. 一日，宝玉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中，有小旦龄官，最是唱得好，便着意出角门找她。宝官、玉官都在院内，见宝玉来了，都笑让坐。宝玉问龄官在哪里？都告诉他说：“在她房里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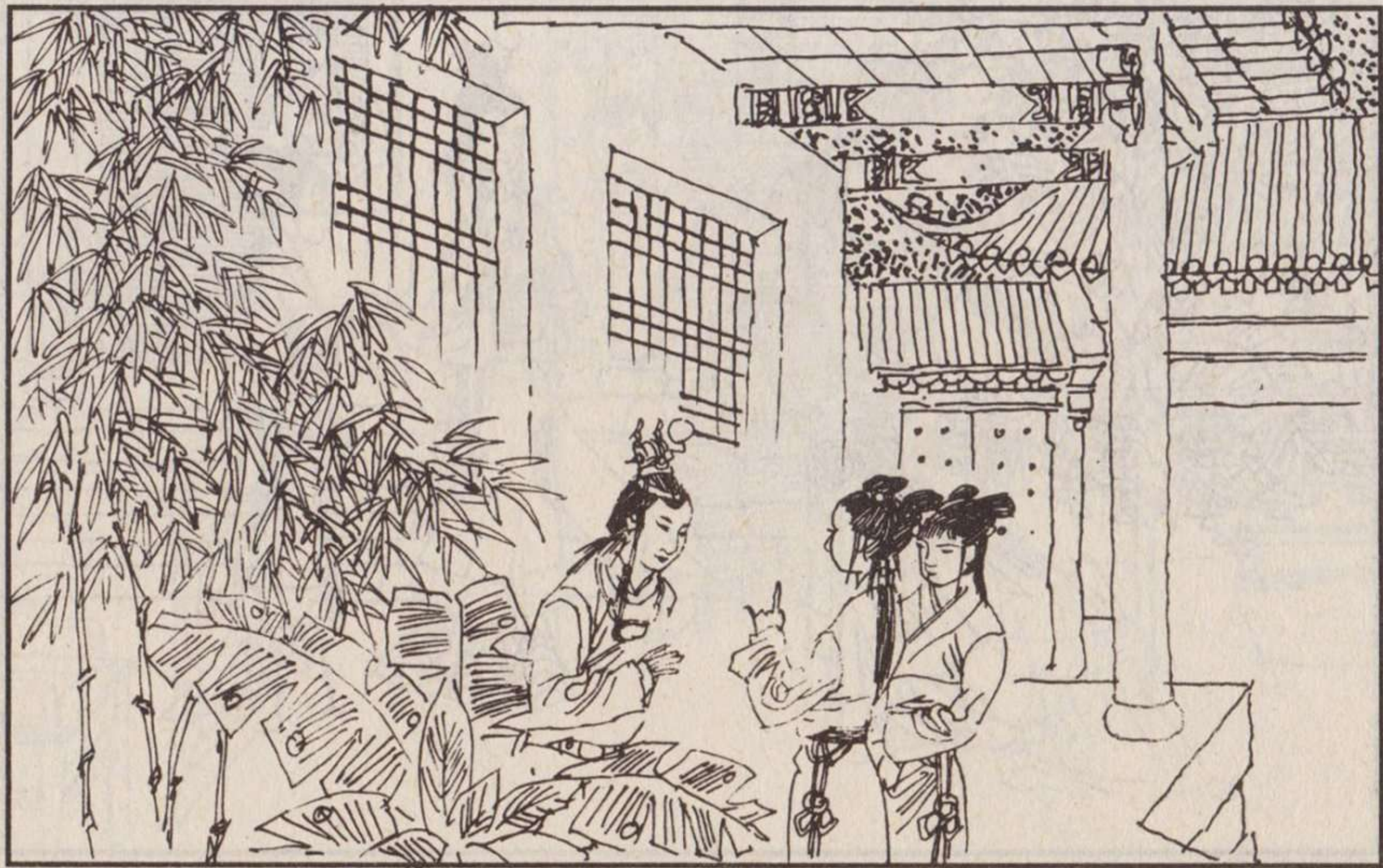
44. 宝玉忙至她房内，只见龄官独自倒在枕上，见他进来，闻风不动。宝玉身旁坐下，因平时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，只当龄官也同别人一样，便近前央她起来，唱一套“袅晴丝”。



45. 不想龄官见他坐下，忙抬起身来躲避，正色道：“嗓子哑了，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，我还没有唱呢。”宝玉见她坐正了，再一细看，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画“蔷”字的那一个女孩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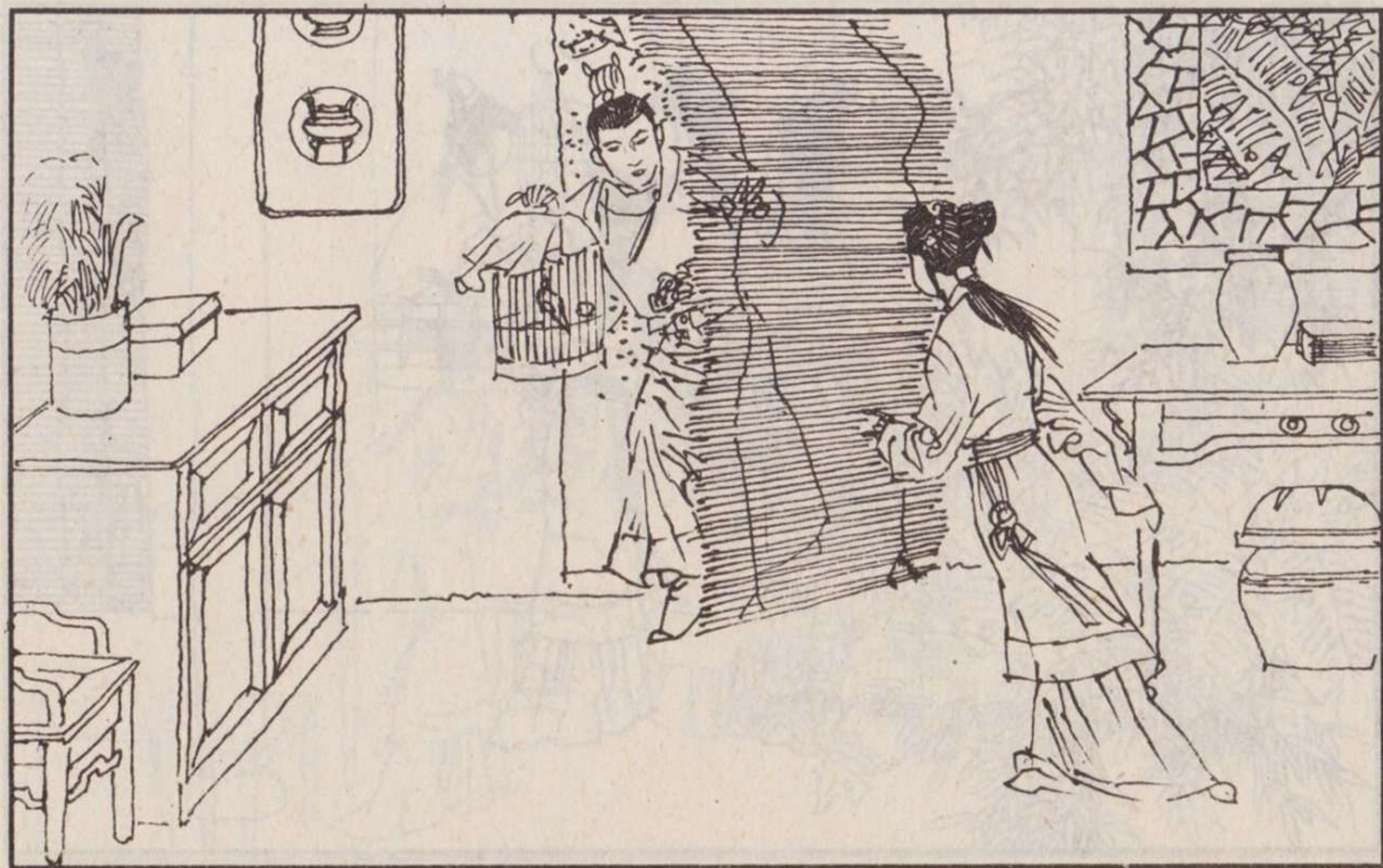
46. 宝玉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，自己便讪讪的，红着脸出来了。宝官等问其何故，宝玉便说了出来。宝官道：“只略等一等，蔷二爷来了，他叫她唱，是必唱的。”



47. 宝玉听了，心下纳闷，因问：“蔷哥儿哪里去了？”宝官道：“才出去了，一定就是龄官要什么，他去变弄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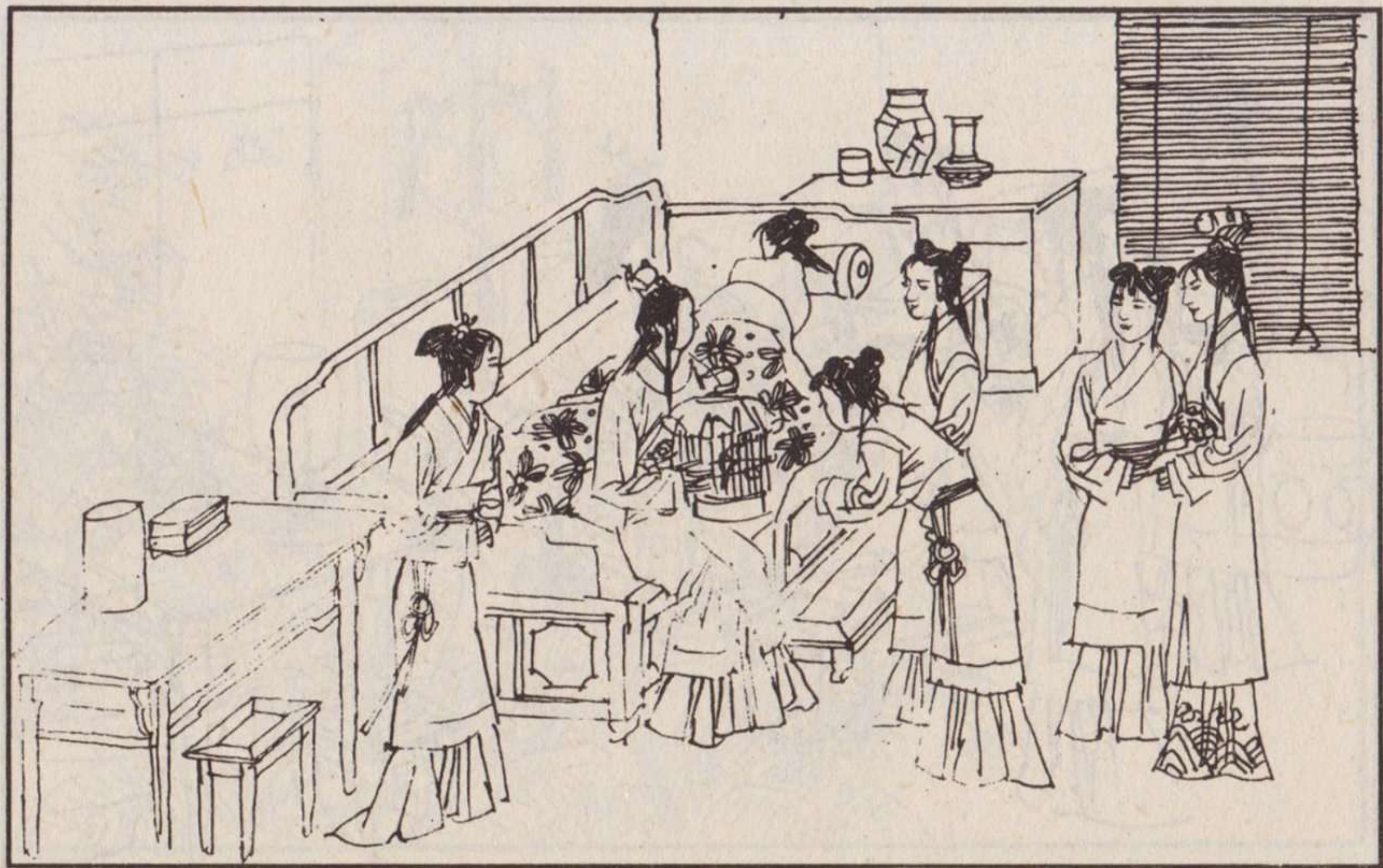
48. 宝玉听了，以为奇特，少站片时，果见贾蔷从外头来了。只见他手里提着雀儿笼子，上面扎着小戏台，并一个雀儿，兴兴头头往里来找龄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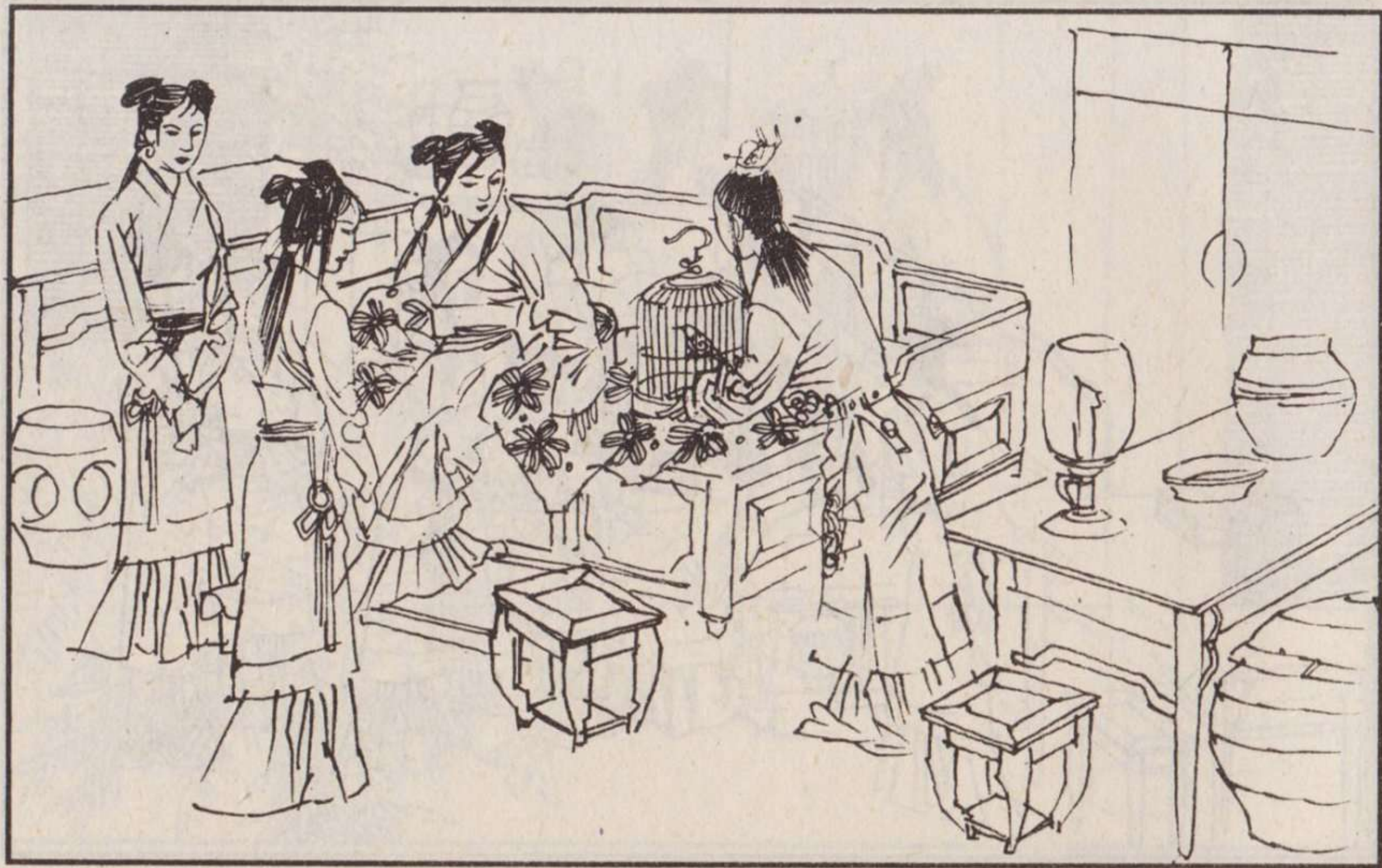
49. 见了宝玉，只得站住。宝玉问他提的是个什么雀儿？贾蔷笑道：“是个玉顶金头。”宝玉道：“多少钱买的？”贾蔷道：“一两八钱银子。”说着便让宝玉坐，自己往龄官房里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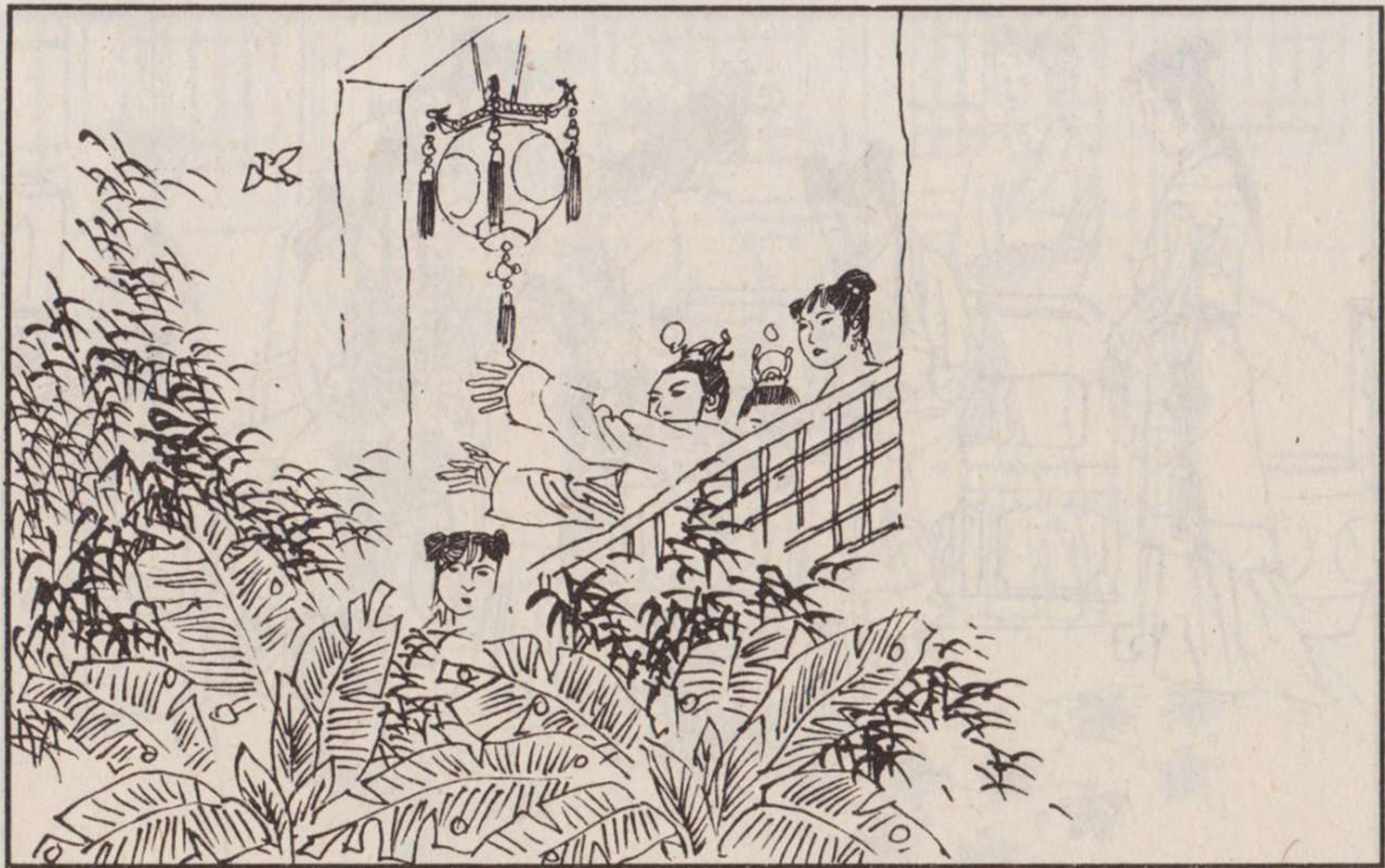
50. 宝玉此刻听曲子的心没了，且要看他和龄官是怎么样。只见贾蔷进去，笑道：“你来瞧这个玩意儿。”龄官起身问是什么？贾蔷道：“买了个雀儿给你玩，省得天天闷得不开心。”



51. 说着便拿些谷子，哄得那个雀儿在那戏台上衔着鬼脸和旗帜乱串。众女孩子都道：“有趣”；独龄官冷笑了两声，赌气仍睡着去了。



52. 贾蔷还只管陪笑问她好不好？龄官道：“你们家把好好的
人弄了来，关在这牢坑里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，你这会子又弄
个雀儿来，也偏偏会干这个。你分明弄了它来打趣形容我们，还
问我‘好不好’！”



53. 贾蔷听了，连忙赌神起誓，又道：“今儿我费了一二两银子买它来，原说解闷，就没想到这上头。罢！罢！放了生，免你的灾病。”说着，果然将那雀儿放了，便将笼子也拆了。



54. 龄官还说：“那雀儿虽不如人，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，你拿了它来，也忍心？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，太太打发人来找你，是叫你请大夫来细问问，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儿。偏是我这没人管的，没人理的，又偏病！”



55. 贾蔷连忙道：“昨晚我问了大夫，他说：‘不相干，吃两剂药，后儿再瞧。’谁知今儿又吐了？这会子就请他去。”说着便要请去，龄官又叫：“站住，这大毒日头地下，你去请了来，我也不瞧。”



56. 宝玉见这般景况，不觉痴了，这才领会过画“蔷”深意。自己站不住，便揣身走了。贾蔷一心都在龄官身上，也不顾送人，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。



57. 那宝玉一心裁夺盘算，痴痴地回至怡红院中，正值黛玉和袭人坐着说话儿呢。宝玉一进来，就和袭人长叹，道：“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，这就错了，我竟不能全得了。从此后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。”



58. 黛玉见宝玉如此形象，便知是又从哪里着了魔来，也不便多问，因说：“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，舅母叫我顺便来问你去不去？”宝玉道：“上回璉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，我一概都不去。”



59. 袭人忙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她比不得大老爷。这里又住的近，又是亲戚，你不去，岂不叫她思量？你怕热，只清早起来，到那里磕个头、吃盅茶再回来，岂不好看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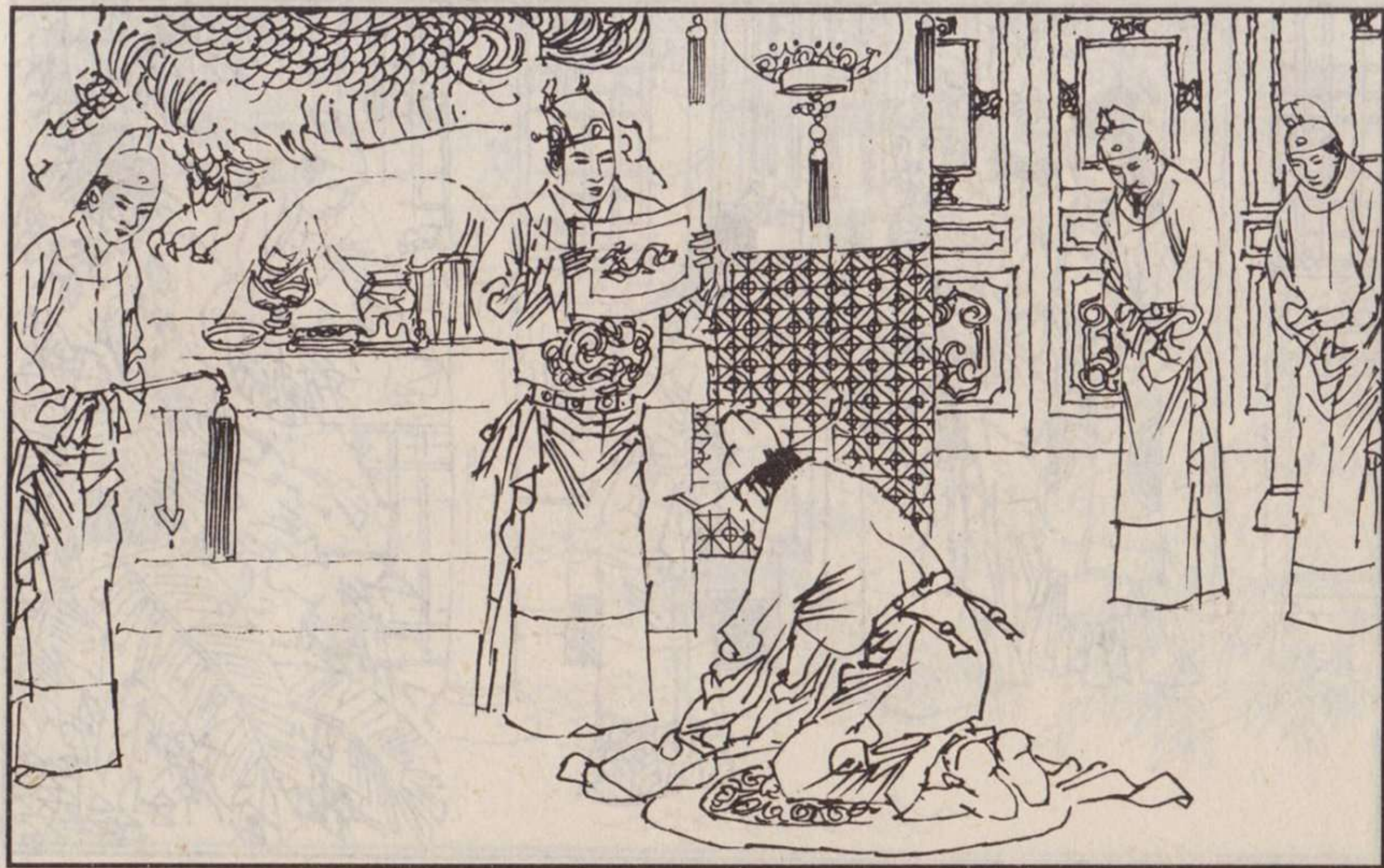
60. 宝玉尚未说话，黛玉便先笑道：“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分上，也该去走走。”宝玉不解，袭人便将昨日睡觉，宝玉姑娘坐了一坐的话，说了出来。宝玉忙说：“不该！我怎么睡着了，就亵渎了她！”一面又说：“明日必去。”



61. 正说着，忽见湘云穿得齐齐整整、眼泪汪汪地来向他们辞行，说家里打发人来接她。少时宝钗赶来，愈觉缱绻难舍。还是宝钗心内明白，她家里人若回去告诉了她婶娘，待她家去，又恐怕受气。因此，倒催她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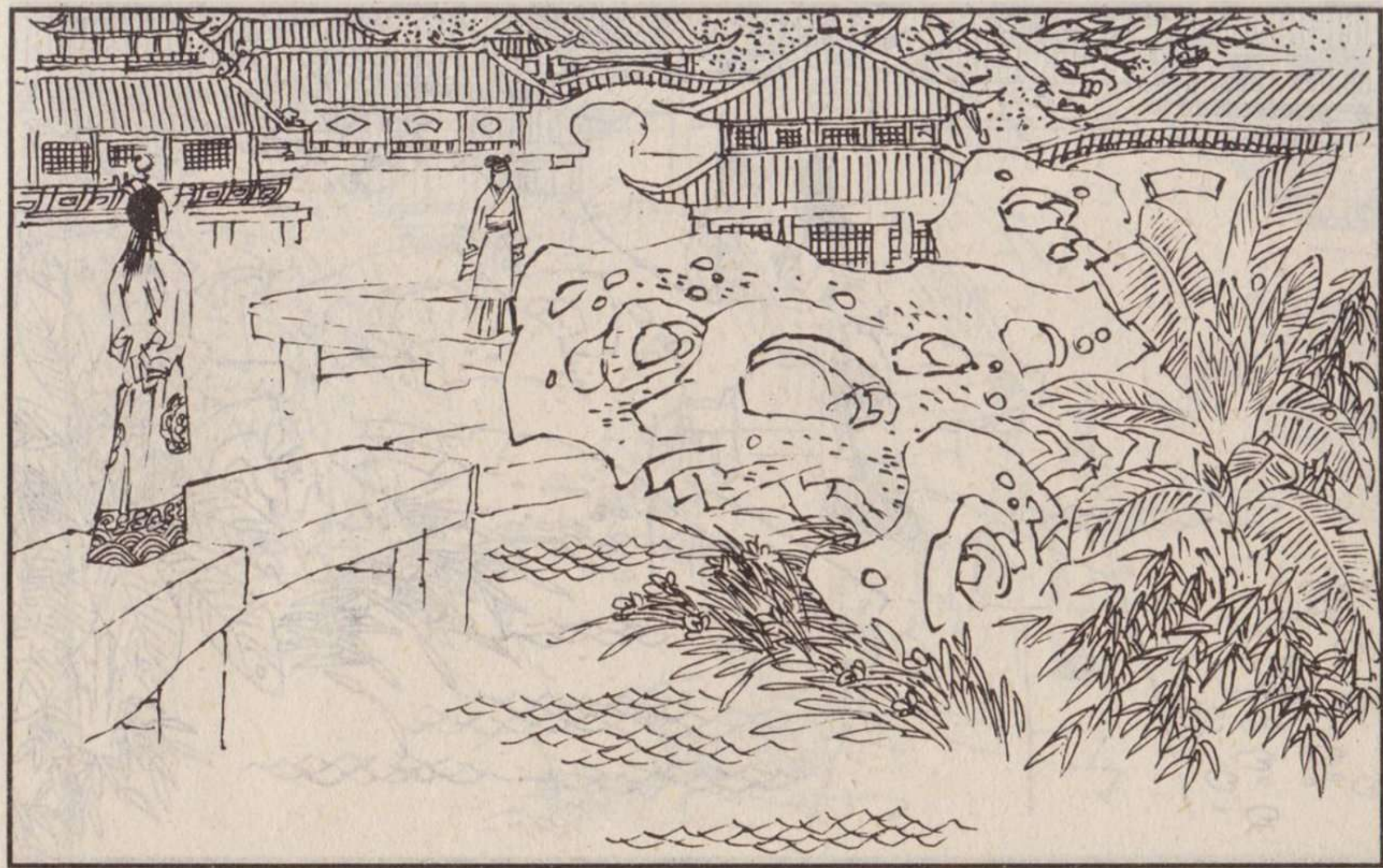
62. 众人送至二门前，宝玉还要往外送她，倒是湘云拦住了。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，悄悄地嘱咐道：“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，你时常提着，好等老太太打发人接我去。”宝玉连连答应了，眼看着她上车去了。



63. 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，居官更加勤慎，以期仰答皇恩。皇上见他人品端方，风声清肃，虽非科第出身，却是书香世代，特将他点了学差，也无非是让他选拔真才之意。



64. 这贾政只得奉了旨，择于八月二十日起身。是日拜别过宗祠及贾母，便起身而去。宝玉等也前来送行，贾政也免不了要对他教训交待几句。



65. 自贾政起身之后,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游荡,真把光阴虚度,岁月空添。这日甚觉无聊,只见探春的丫环翠墨进来,手里拿着一幅花笺送与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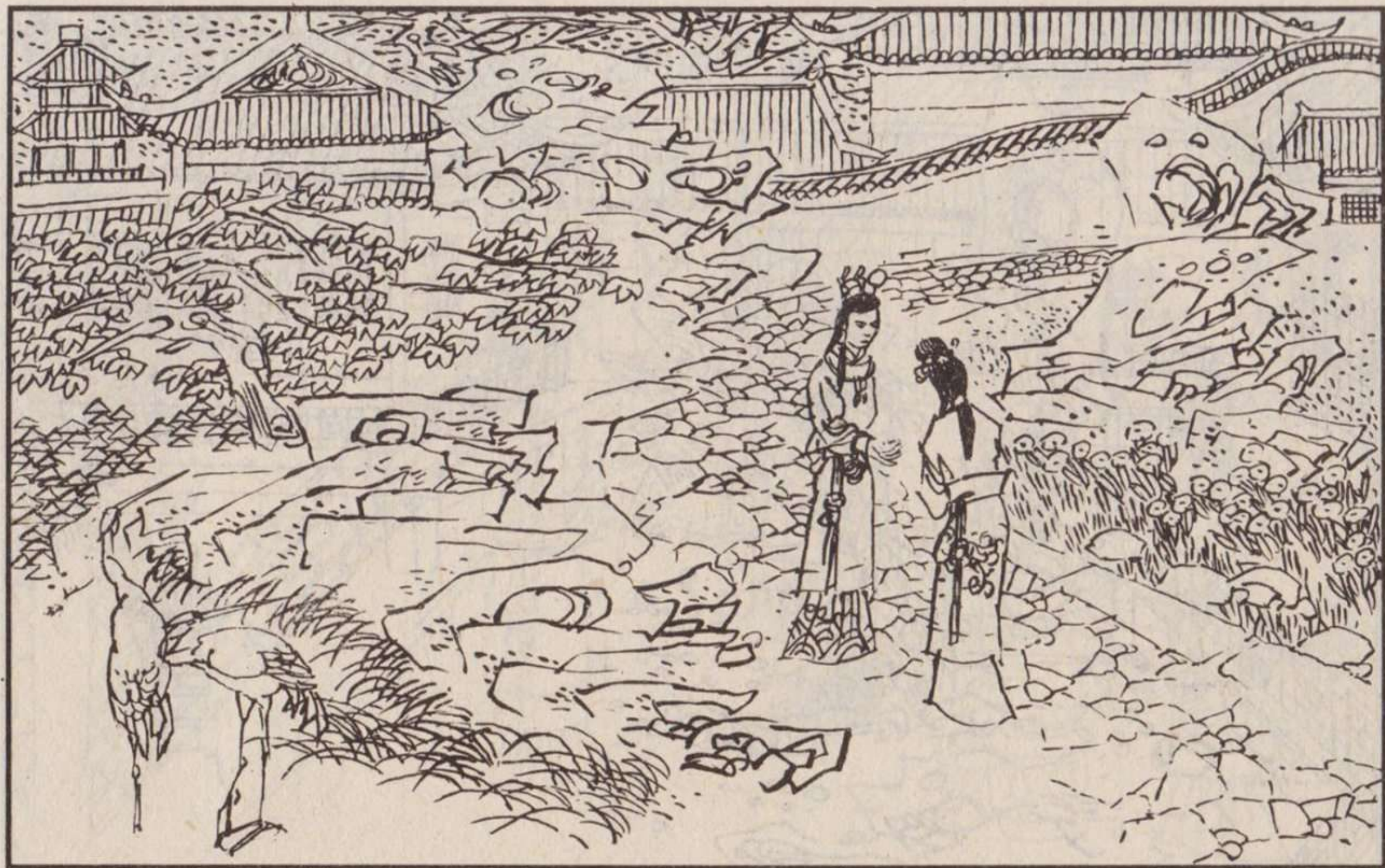
66. 宝玉便展开花笺看时，原来探春下帖儿邀请：务结二三同志，或竖词坛，或开吟社，去她处面议。宝玉看了，不觉喜得拍手笑道：“倒是三妹妹高雅，我如今就去商议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走。



67. 刚到了沁芳亭，只见园中后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个字帖儿走来，见了宝玉，便迎上去，口内道：“芸哥儿请安，在后门等着呢。这是他叫我送来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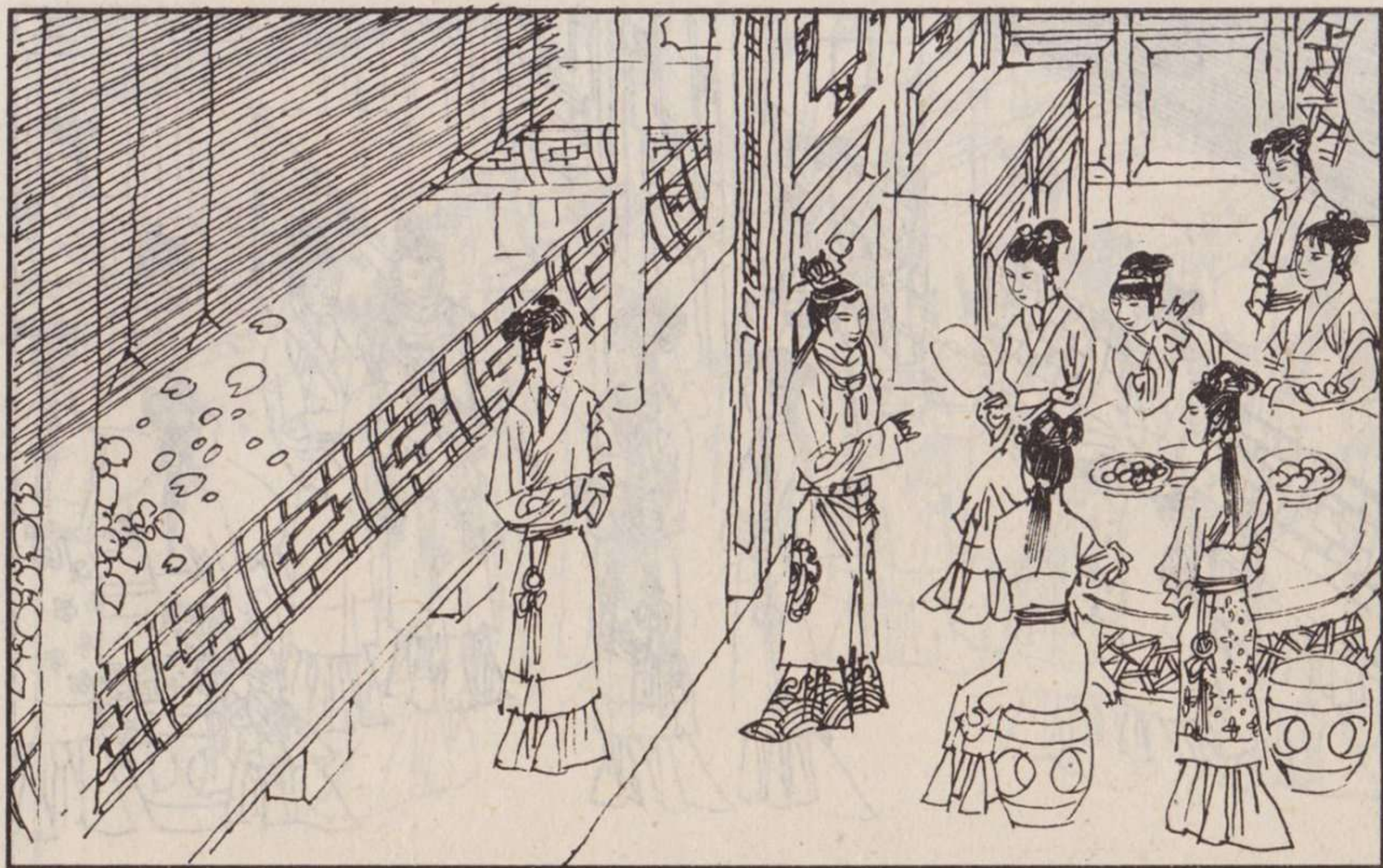
68. 宝玉打开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……前日忽见白海棠一种，不可多得，故变尽方法，弄得两盆。大人若视男是亲生一般，便留下赏玩。因天气暑热，恐园中姑娘们不便，故不敢面见。”



69. 宝玉看了，笑问道：“独他来了，还有什么人？”婆子道：“还有两盆花儿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出去说：我知道了，难得他想着。你便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同翠墨往秋爽斋来。



70. 宝钗、黛玉、迎春、惜春已都在那里了。众人见他进来，都大笑说：“又来了一个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偶然起了个念头，写几个帖儿试一试，谁知一招皆到。”宝玉道：“早该起个社的。”



71. 黛玉道：“你们只管起社，可别算我，我是不敢的。”迎春笑道：“你不敢！谁还敢呢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是一件正经大事，大家鼓舞起来，不要你谦我让的；各有主意，只管说出来，大家评论。”



72. 宝钗道：“你忙什么！人还不全呢。”一语未了，李纨也来了，进门笑道：“雅得很呀！要起诗社，我自举手赞成。前儿春天，我原有这个意思的，后想了一想，我又不会做诗，瞎闹些什么！因而就没有说。既是三妹妹高兴，我就帮着作兴起来。”



73. 黛玉道：“既然定要起诗社，咱们就是诗翁了，先把这些‘姐妹叔嫂’的字样改了，才不俗。”李纨道：“极是！何不起个别号，彼此称呼倒雅。我是定了‘稻香老农’，再无人占的。”



74. 探春笑道：“我就是‘秋爽居士’吧！”宝玉道：“‘居士’‘主人’，到底不确，又累赘。这里梧桐芭蕉尽有，或指桐蕉起个倒好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有了，我是喜欢芭蕉的，就称‘蕉下客’吧。众人都道：“别致有趣！”



75. 黛玉笑道：“你们快牵了她去，炖了肉脯子来吃酒！”众人不解，黛玉笑道：“庄子云‘蕉叶覆鹿’，她自称‘蕉下客’，可不是一只鹿么？快做了鹿脯来！”众人听了，都笑起来。



76. 探春因笑道：“你别忙使巧话来骂人！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。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，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；如今你住的是潇湘馆，又爱哭，将来你那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，以后都叫你‘潇湘妃子’就完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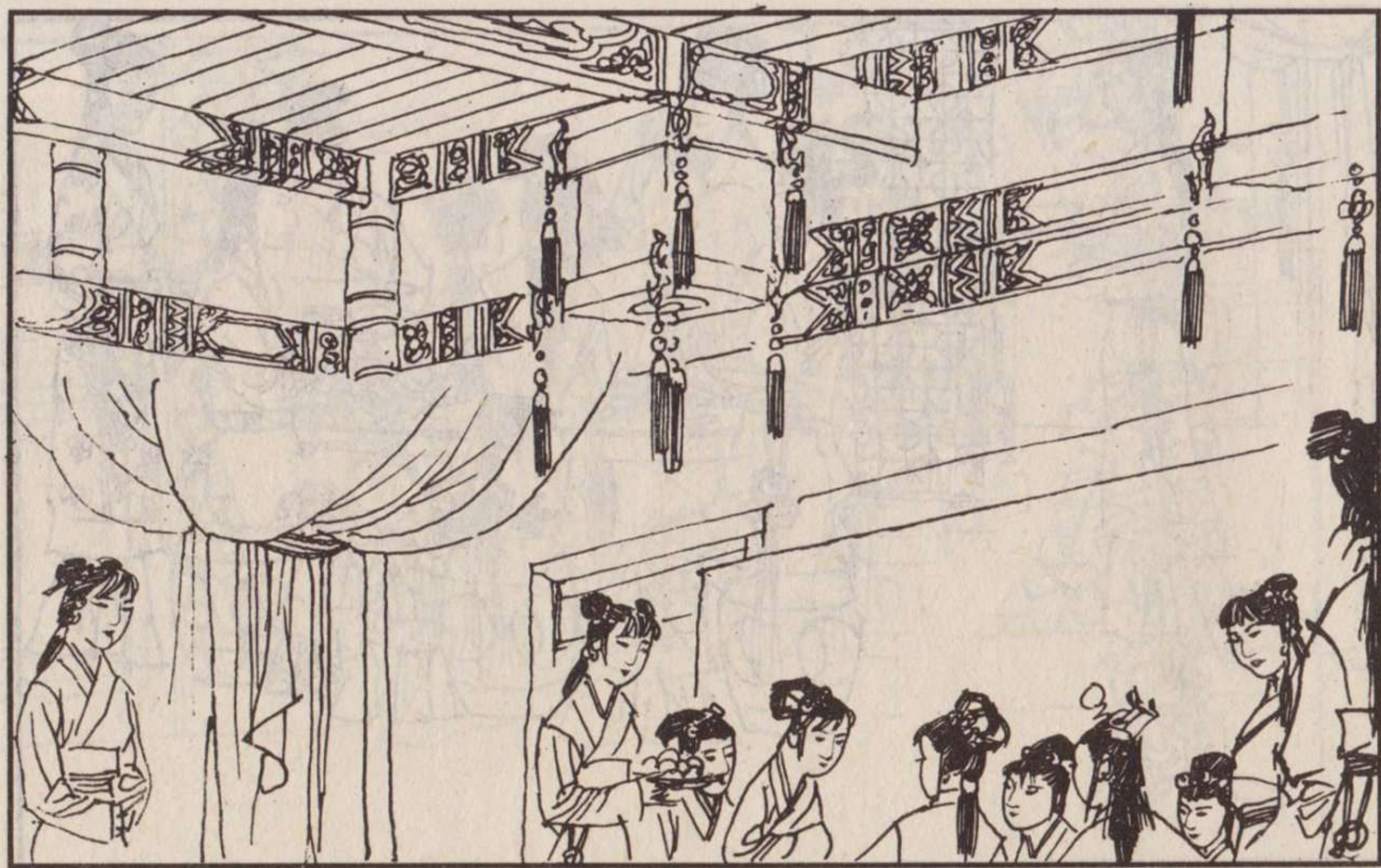
77. 大家都拍手叫妙，黛玉低了头，也不言语。李纨笑道：“我替薛大妹妹也早想了个好的。”众人忙问：“是什么？”李纨道：“我封她为‘蘅芜君’，你们以为如何？”探春道：“这个封号极好。”



78. 宝玉道：“我呢？你们也替我想一个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的号早有了：‘无事忙’三个字恰当得很！”李纨道：“你还是你的旧号‘绛洞花主’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小时候干的营生，还提它做什么！”



79. 宝钗道：“还得我送你个号吧！有最俗的一个号，却于你最当：天下难得的是富贵，又难得的是闲散，这两样再不能兼有，不想你兼有了，就叫你‘富贵闲人’也罢了。”



80. 宝玉笑道：“当不起！当不起！倒是随你们混叫去吧。”黛玉道：“混叫如何使得？你既住怡红院，索性叫‘怡红公子’好不好？”众人道：“也好。”



81. 李纨道：“二姑娘，四姑娘，起个什么？”迎春道：“我们不大
会诗，白起个号做什么！”探春道：“虽如此，也起个才是。”宝钗
道：“她住的是紫菱洲，就叫她‘菱洲’；四丫头住藕香榭，就叫她
‘藕榭’。”



82. 李纨道：“按年龄我大，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，管教大家合意：我们七个人起社，我和二姑娘、四姑娘都不会做诗，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，各分一件事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已有了号，还这样称呼，应立个罚约才好。”



83. 李纨道：“立定了社，再定罚约。我那里地方大，就在我那里作社，我不能做诗，容我做个东道主人，若是要推我做社长，必要再请菱洲、藕榭做副社长，一位出题限韵，一位誊录监场。遇到容易的题目韵脚，我们即便做一首。大家意见为何？”



84. 迎春、惜春本性懒于诗词，听了这话，二人皆说：“是极。”探春等也知此意，因笑：“这话罢了，只是自想好笑：好好的我起了个主意，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。”



85. 宝玉道：“既这样，咱们就往稻香村去。”李纨道：“今日不过商议了，要议定几日一会才好。”宝钗道：“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。除这两日外，倘有自愿要来的，亦可使得。岂不活泼有趣？”众人都道：“这个主意最好。”



86. 探春道：“这原系我起的主意，我须得先做个东道主人，方不负我这高兴。”李纨道：“明日你就先开一社如何？”探春道：“明日不如今日，就是此刻好。你就出题，菱洲限韵，藕榭监场。”



87. 李纨道：“方才我来时，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，倒是好花，你们何不就咏起它来？”迎春道：“都还未赏，先倒做诗？”宝钗道：“不过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见了才做。古人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寓情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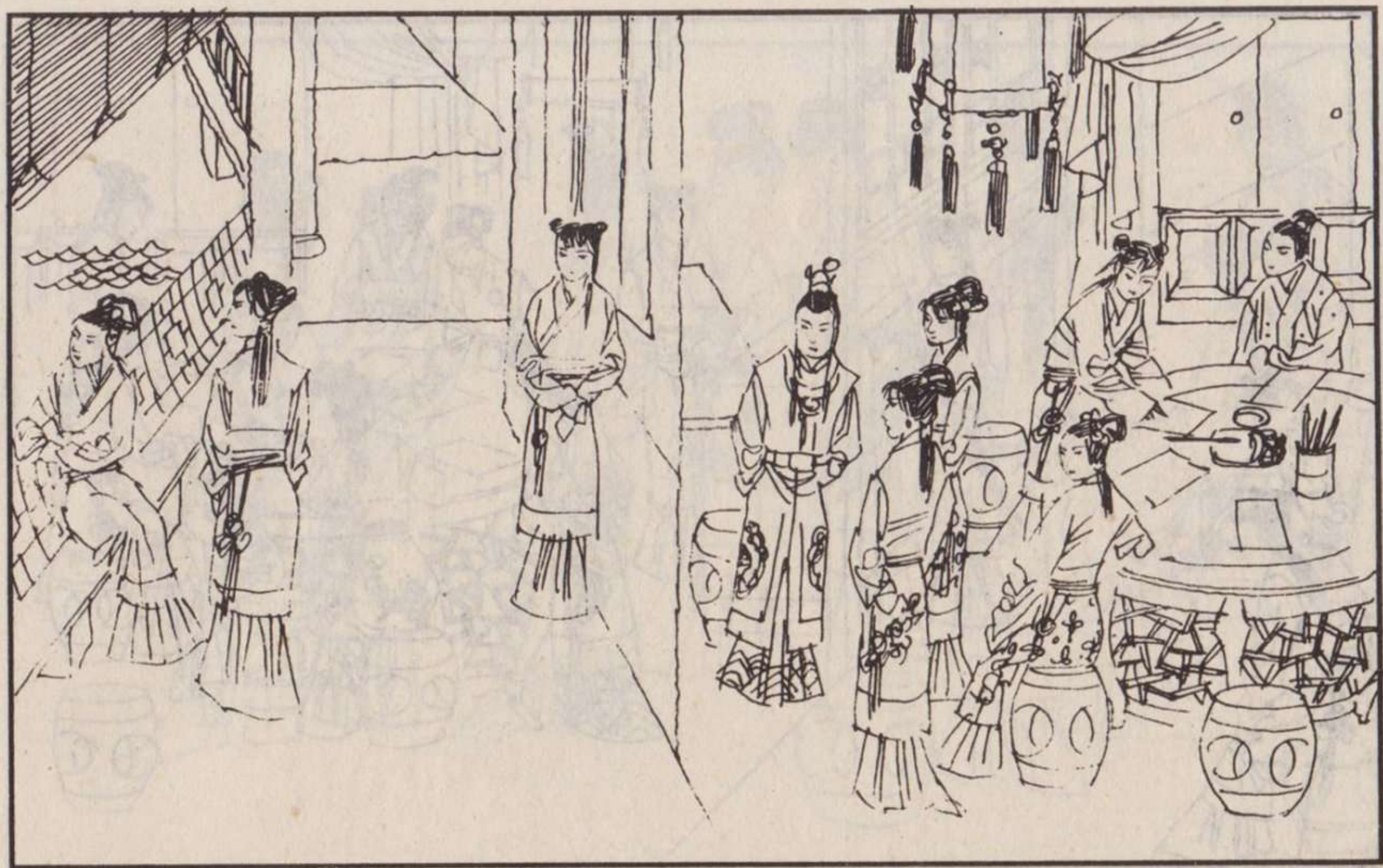
88. 迎春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限韵。”说着，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诗来，随手一揭，这首诗竟是一首七言律，递与众人看了，都该做七言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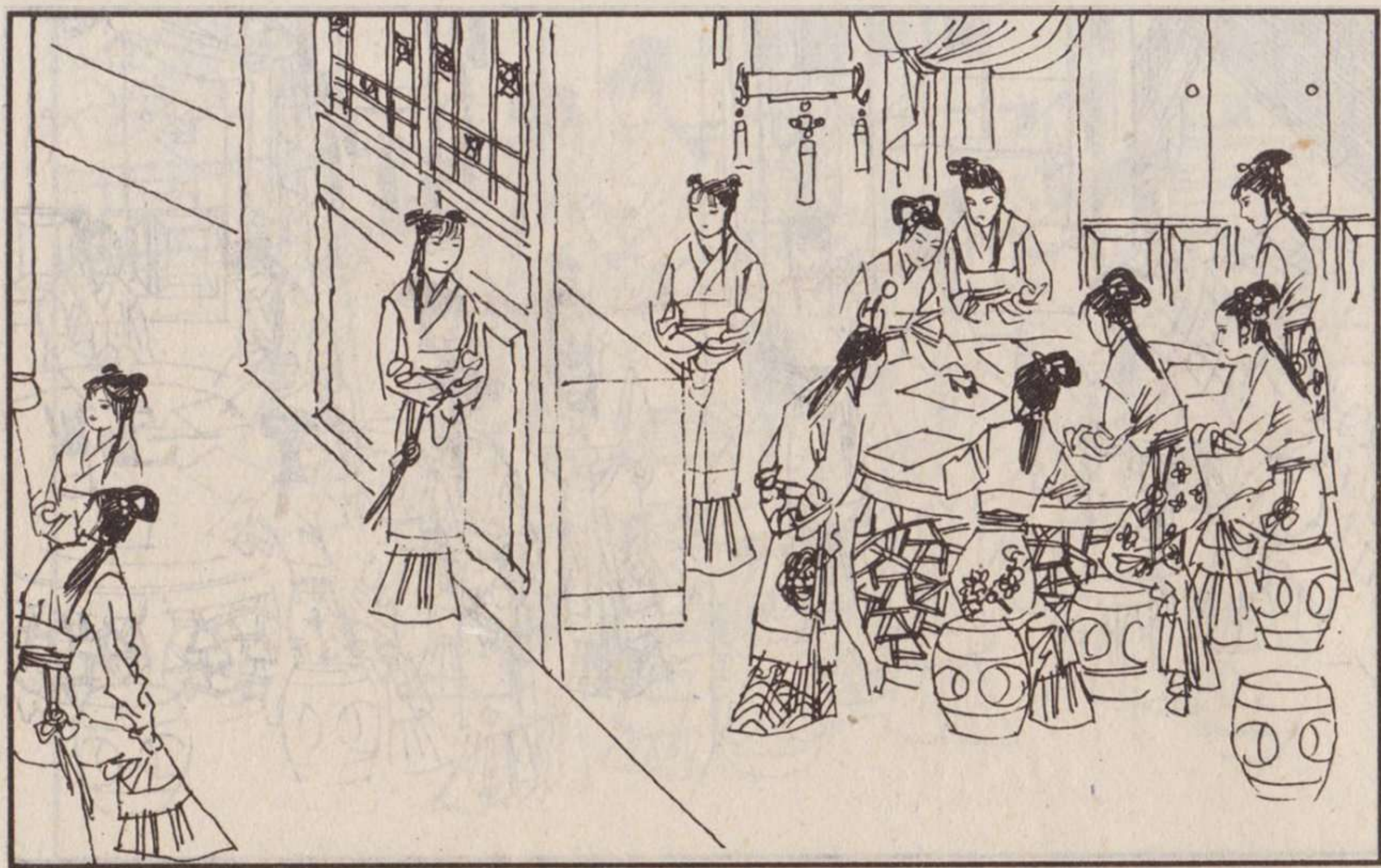
89. 迎春又向一个小丫头道：“你随口说个字来。”那丫头正倚门立着，便说了个“门”字。迎春笑道：“就是‘门’字韵，‘十三元’了。这头一个韵定要‘门’字。”



90. 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，抽出“十三元”一屈，又命那丫头随手拿四块。那丫头便拿了“盆”、“魂”、“痕”、“昏”四块来。



91. 宝玉道：“这‘盆’‘门’两个字不大好做呢！”侍书一样预备下四分纸笔，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。独黛玉或抚弄梧桐，或看秋色，或又和丫环们嘲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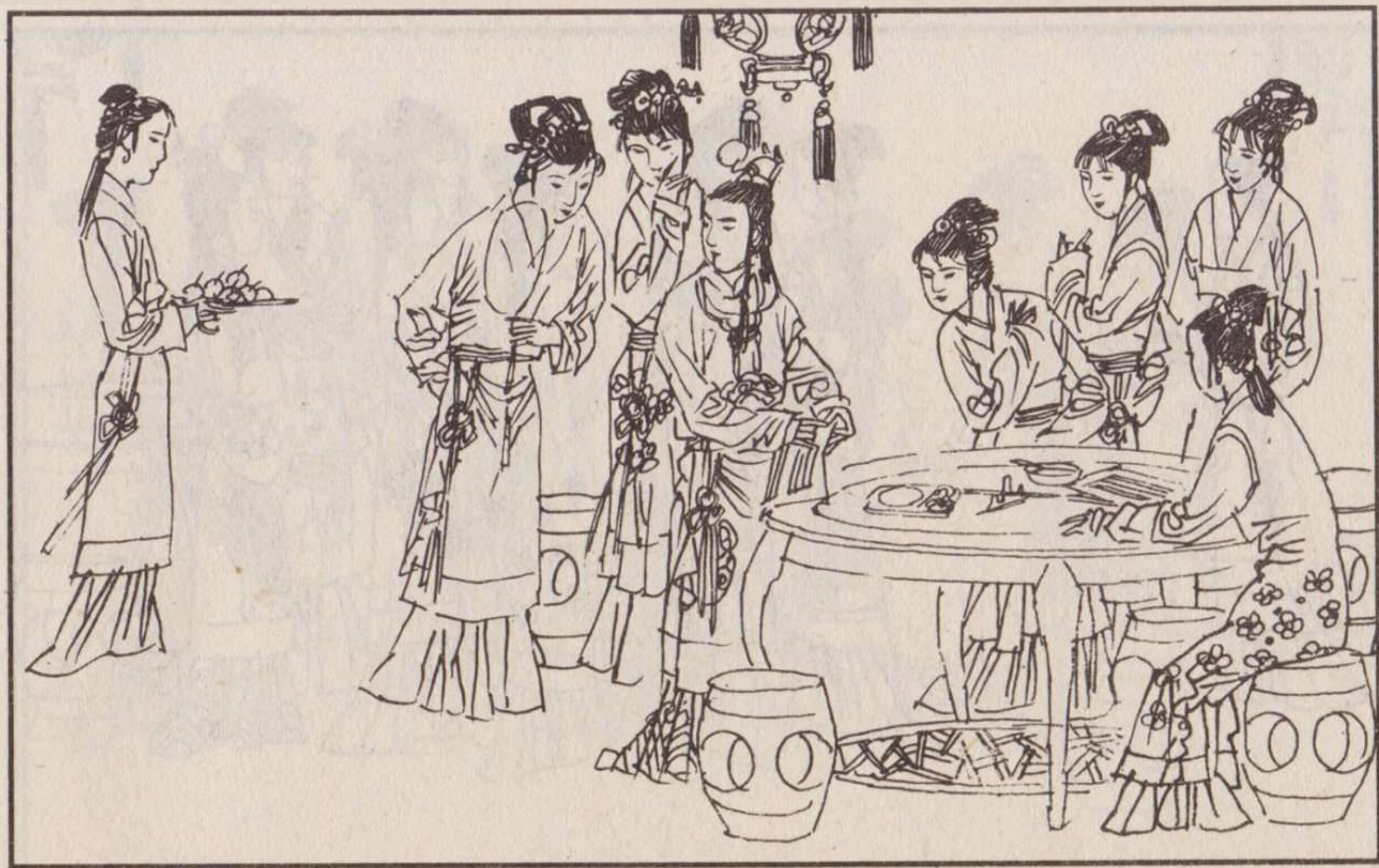
92. 迎春又命丫环点了一枝“梦甜香”。原来这“梦甜香”只有三寸来长，有灯草粗细，以其易烬，故以此为限；如香烬未成，便要受罚。



93. 一时探春便先有了，自己提笔写出，又改抹了一回，递与迎春。因问宝钗：“蘅芜君，你可有了？”宝钗道：“有却有了，只是不好。”



94. 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，向黛玉道：“你听她们都有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别管我。”宝玉又见宝钗已誊写出来，又向黛玉道：“香要完了，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么？”黛玉也不理。宝玉道：“我可顾不得你了。”说着在案前写了起来。



95. 李纨道：“我们要看诗了，若看完了还不交卷，是必罚的。”
宝玉道：“稻香老农虽不善作，却善看，又最公道，你就评阅优劣，我们都服的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自然。”



96. 于是,先看探春的诗稿,又看宝钗的,接着又看宝玉的。大家看了,赞赏一回,宝玉说探春的好。李纨终要推宝钗:“这诗有身分。”因又催黛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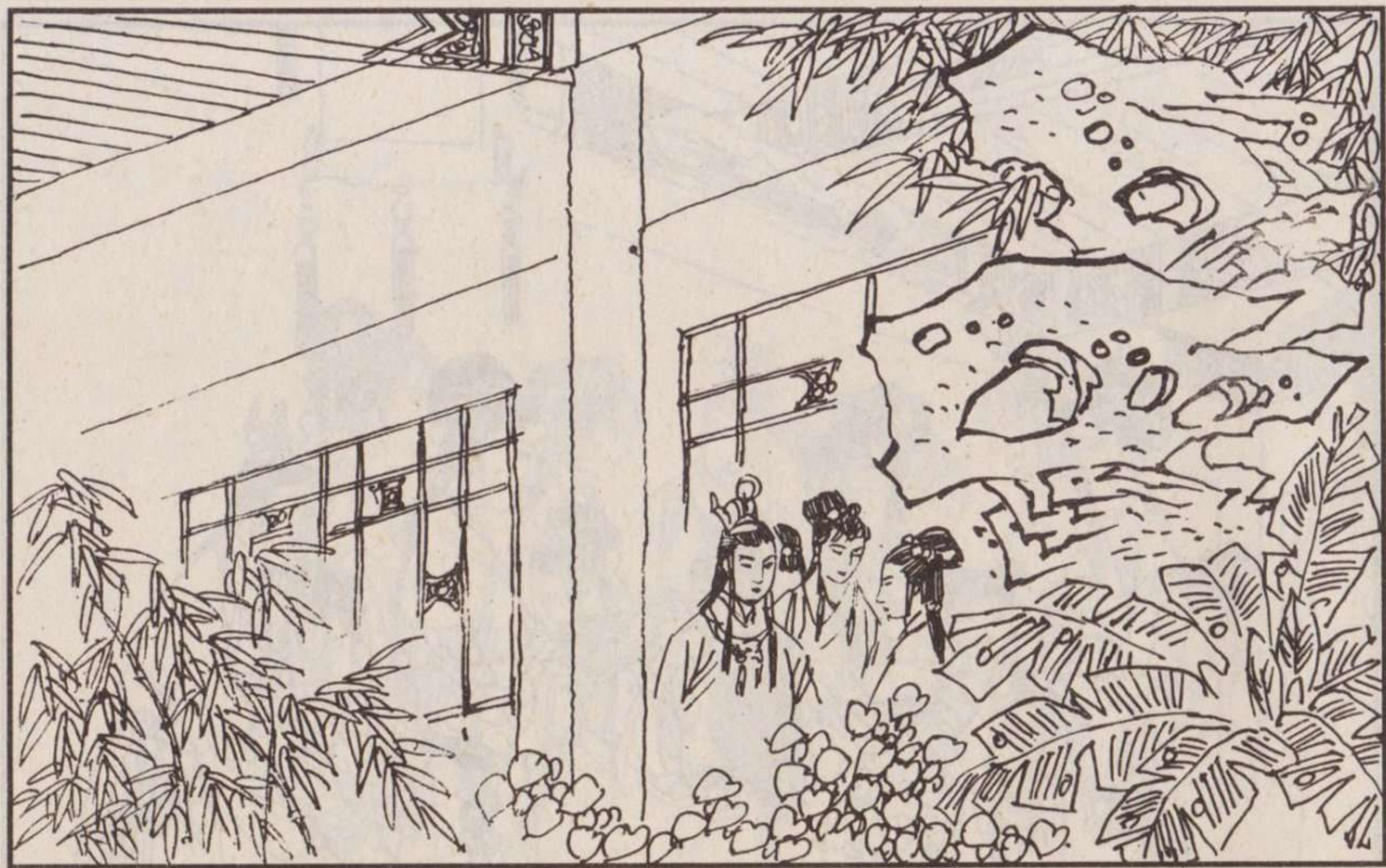
97. 黛玉道：“你们都有了？”说着，提笔一挥而就，掷与众人。李纨等看她写道：“半卷湘帘半掩门，碾冰为土玉为盆；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。”宝玉先喝起彩来，只说：“从何处想来！”



98. 又看下面写道：“月窟仙人缝缞袂，秋闺怨女拭啼痕；娇羞默默同谁诉？倦倚西风夜已昏。”众人看了，也都不禁叫好：“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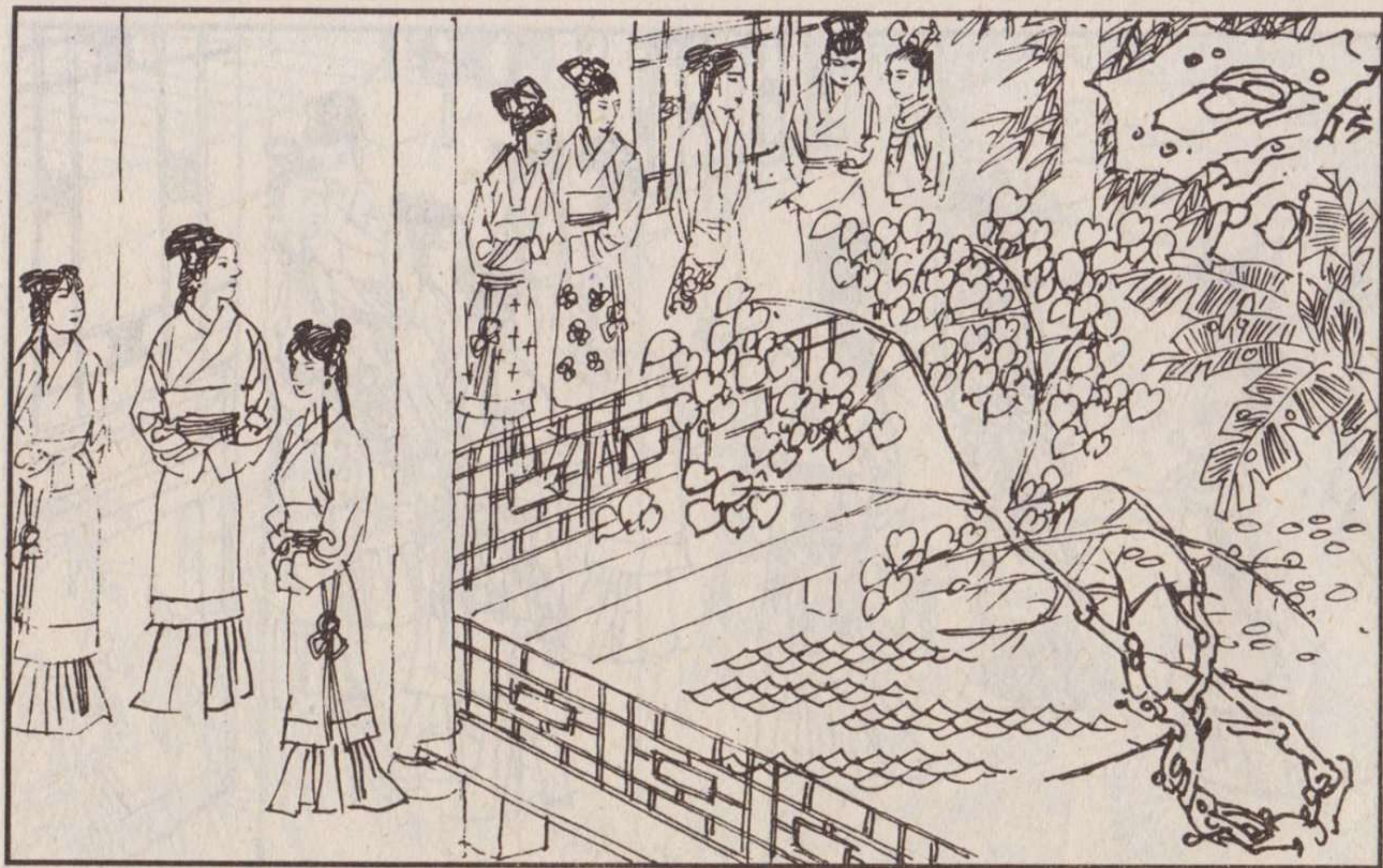
99. 众人都道：“是这首为上。”李纨道：“若论风流别致，自是这首；若论含蓄浑厚，终让蘅芜。”探春道：“这评得有理。潇湘妃子当居第二。”李纨道：“怡红公子是压尾，你服不服？”



100. 宝玉道：“我的那首原不好，这评论最公。”又笑道：“只是蘅潇二首，还要斟酌。”李纨道：“原是依我评论，不与你们相干，再有多说者必罚。”宝玉听说，只得罢了。



101. 李纨道：“从此后，我定于每月初二、十六这两日开社；出题限韵，都要依我。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，只管另择日子补开，我也不管，只是到了初二、十六这两日，是必往我那里去。”



102. 宝玉道：“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。”探春道：“俗了又不好，忒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，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，就叫个‘海棠诗社’吧！”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《夜拟菊花题》。

紅鼎萬壽圖
畫

